嬾眞子肯綮錄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嬾眞子

馬永卿撰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儒學警悟及稗海皆收有
此書儒學宋本故據以排
印

嬾眞子卷之一

宋 馬永卿撰

司馬端明講書

溫公之任崇福。春夏多在洛。秋冬在夏縣。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。用一大竹筒。筒中貯符籤。上書學生姓名。講後一日。卽抽籤令講。講不通。則公微數責之。公每五日作一暖講。一不[illegible]飯一麵一柄一菜而已。溫公先壠在鳴條山。墳所有餘慶寺。公一日省墳止寺中。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。欲獻薄禮。乃用瓦盆盛粟米飯。瓦罐盛菜羹。眞飯土簋。啜土鉶也。公享之如太牢。旣畢。復前啓曰。某等聞端明在縣。日爲諸生講書。村人不及往聽。今幸略說。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。旣已。復前白曰。自天子章以下。各有毛詩兩句。此獨無有。何也。公默然。少許謝曰。某平生慮不及此。當思所以奉答。村父笑而去。每見人曰。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。公聞之。不介意。

畫像紀年

廬山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。如人許大。梵相奇古。筆法簡易。眞奇畫也。題曰。戊辰歲。樵人王翰作。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。南唐自顯德五年。用中原正朔。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。故江南寺觀中碑。多不題年號。而但書甲子而已。後戊辰七年。歲次乙亥。遂收江南。

無敖逸欲有邦

僕友人陳師黯子直。嘗謂僕曰。漢諸儒所傳六經。與今所行六經不同。互有得失。不可以偏辭論也。王嘉奏封事曰。臣聞咎繇戒帝舜曰。亡敖佚欲有國。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幾。師古曰。虞書咎繇謨之辭也。言有國之人。不可敖慢佚欲。但當戒慎危懼。以理萬事之幾也。敖音傲。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。恐敖字轉寫作教字耳。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。恐非是也。僕曰。書序科斗書廢已久。時人無能知者。爲隸古定。更以竹簡寫之。所寫訛。或有此理。

樂卿

自唐以來。呼太常卿爲樂卿。或云。太常禮樂之司。故有此名。然不呼爲禮卿。何也。然此二字古有之。前漢食貨志。武帝置賞官。名曰武功爵。第八級曰樂卿。故後之文人。因取二字用之。亦自無害耳。

天佑魏氏

元城先生有言。魏徵傳稱帝仆所爲碑。停叔玉昏。顧其家衰矣。此言非也。鄭公之德。國史可傳。何賴於碑。而停叔玉昏。乃天以佑魏氏也。且房杜何如人也。以子尚主。遂敗其家。僕後考魏氏之譜。鄭公四子。叔玉、叔瑜、叔琬、叔珪。而叔瑜生華。華生商。商生明。明生馮。馮生蕃。至此五世矣。使其家尚主。而其禍或若房杜。豈有再振之理。故先生曰。停叔玉昏。乃天以佑魏氏也。信哉。

杜氏族系

杜牧傳。稱牧仕宦不合意。而從兄悰位將相。怏怏不平。卒年五十。僕以杜氏家譜考之。襄陽杜氏。出自當

陽侯預。而佑蓋其後也。佑生三子。師損、式方、從郁。師損三子。詮、愉、羕。式方五子。惲、憓、悰、恂、慆。從郁二子。牧、顗。羣從中。悰官最高。而牧名最著。豈以富貴聲名。不可兼乎。杜氏凡五房。一京兆杜氏。二杜陵杜氏。三襄陽杜氏。四洹水杜氏。五濮陽杜氏。而杜甫一派。不在五派之中。豈以其仕宦不達。而諸杜不通譜系乎。何家譜之見遺也。唐史稱杜審言。襄州襄陽人。晉征南將軍預遠裔。審言生閑。閑生甫。由此言之。則甫佑同出於預。而家譜不載。未詳。

魚袋

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。嘗問僕魚袋制度。僕曰。今之魚袋。乃古之魚符也。必以魚者。蓋分左右。可以合符。而唐人用袋盛此魚。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。非古制也。唐車服志曰。隨身魚符。左二右一。左者進內。右者隨身。皆盛以袋。三品以上。飾以金。五品以上。飾以銀。景雲中。詔衣紫者。以金飾之。衣緋者。以銀飾之。謂之章服。蓋有據也。

光武出於舂陵節侯之後

天道遠矣。漢再受天命。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。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。並載於王子侯者年表。元光六年七月乙巳。受封者四人。元朔四年三月乙丑。受封者六人。元朔五年三月癸酉。受封者一人。其年六月壬子。受封者四人。內舂陵侯買。乃其一也。而舂陵侯者。乃光武之祖也。舂陵節侯買卒。戴侯熊渠嗣。卒。孝侯仁嗣。卒。侯敞嗣。建武二年。立敞子祉爲城陽王。蓋以祉者。舂陵之正統也。故光武立爲王。然則國

之興廢。豈偶然哉。僕以光武出於舂陵買之後。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。因備載之。

兎毛筆

張子訓嘗問僕曰。蒙恬造筆。然則古無筆乎。僕曰。非也。古非無筆。但用兎毛。自恬始矣。爾雅曰。不律謂之筆。史載筆。詩云。貽我彤管。夫子絕筆獲麟。莊子云。舐筆和墨。是知其來遠矣。但古筆多以竹。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。故其字從竹。又或以毛。但能染墨成字。卽謂之筆。至蒙恬。乃以兎毛。故毛穎傳備載之。

田無宇田常

田敬仲、田穉孟、田湣、田須無、田無宇、田開、田乞、田常。五世之後、並爲正卿、謂田無宇也。八世之後。莫之與京。謂田常也。自齊桓公十四年。陳公子完來奔。歲在己酉。至簡公四年。田常弑其君。凡一百九十二年。其事始驗。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。不謂之齊。不與其篡也。與莊子胠篋篇同義。

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同一列傳

元城先生嘗言。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。故寓意深遠。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。亦各有意。楊王孫。武帝時人。胡建。昭帝時人。朱雲。元帝時人。梅福。成帝時人。云敞。平帝時人。爲一列傳。蓋五人者。皆不得其中。然其用意。則皆可取。王孫裸葬。雖非聖人之道。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。胡建爲軍正丞。不上請而擅斬御史。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。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。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。梅福以疎遠小臣。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閒。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。云敞犯死救師。雖非中道。然忠義所激耳。稍近其中。故敍傳云。王孫裸

葬。建乃斬將。雲廷訐禹。福逾遠也注云。刺鳳。是謂狂狷。儆近其衷。注云。中也。言此五人。皆狂狷不得中道。獨儆近於中耳。此其所以爲一列傳。

五角六張

世言五角六張。此古語也。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。獻俳文於明皇。其略云。說甚三皇五帝。不如求告三郎。既是千年一遇。且莫五角六張。三郎。謂明皇也。明皇兄弟六人。一人早亡。故明皇爲太子時。號五王宅。寧王薛王。明皇兄也。申王岐王。明皇弟也。故謂之三郎。五角六張。謂五日遇角宿。六日遇張宿。此兩日作事多不成。然一年之中。不過三四日。紹興癸丑歲止三日。四月五日角。七月二十六日張。十月二十五日角。多不過四日。他皆倣此。

瑚璉賦押木字

王禹玉年二十許。就揚州秋解。試瑚璉賦。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。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。云唯彼聖人。粤有端木。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。上睠顏氏。願爲可鑄之金。下笑宰予。恥作不雕之木。則其奇巧。亦異矣哉。

五柳詩訛

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。謹按淵明乙丑生。至乙巳歲賦歸去來。是時四十一矣。今游斜川詩。或云辛丑歲。則方三十七歲。或云辛酉歲。則已五十七。而詩云開歲倏五十。皆非也。若云開歲倏五日。則正序所謂

正月五日。言開歲倏忽五日耳。近得廬山東林舊本。作五日。宜以爲正。又舊作氣和天象澄。此象訛耳。集中如此類極多。今特舉此一篇。

詩書之序

詩書之序。舊同在一處。不與本篇相連。如堯典舜典以下。關雎葛覃以下。並一簡牘而書之。至孔安國乃移之。故曰書序。序所以作者之意。昭然易見。宜相附近。故引之各冠其篇首。後毛公爲詩傳。亦復如是。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。緣與今之所存之序。同此一處故也。若各冠其篇者。則亡之矣。蓋其餘則簡編衆多。故或逸之。今之逸書逸詩是也。

太甲元年

成湯既沒。太甲元年。注云。太甲。太丁之子。湯之孫也。太丁未立而卒。及湯沒而太甲立。稱元年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。伊尹祠於先王。注云。成湯崩踰月。太甲卽位。奠殯而告。據此文意。則成湯之後。中間別無君也。然孟子云。湯崩。太丁未立。外丙二年。仲壬四年。太甲顚覆湯之典刑。伊尹放之於桐。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。史記。湯崩。太丁未立而卒。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。是爲帝外丙。外丙卽位三年崩。立外丙之弟仲壬。是爲帝仲壬。帝仲壬卽位四年崩。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。太甲。成湯適長孫也。以此考之。然則書所謂成湯既沒。太甲元年者。蓋謂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。以訓于王。故須先言成湯既沒。非謂中間無二君也。而注誤認此語。遂失之。當以孟子史記爲正。

五柳詩舊本爲正

五柳與殷晉安別詩舊本十韻。第九韻云。才華不隱世。江湖多賤貧。第十韻云。脫有經過便。念來存故人。今世有本無第十韻。故東坡和詩送張中。亦止於貧字。云不救歸裝貧。又今本云。遊好非久長。一遇盡殷勤。而舊本云。遊好非少長。一遇定殷勤。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。但今一相遇。故定交耳。此語最妙。識者自知之。

亭長裝潢匠

唐祕書省吏。凡六十七人。典書四人。楷書十人。令史四人。書令史九人。亭長六人。掌固八人。熟紙匠十人。裝潢匠十人。筆匠六人。且世但知鄉村之吏。謂之亭長。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。尙書省志云。以亭長啓閉傳禁約。則知三省亦有也。然裝潢恐是今之裱褙匠。然謂之潢。其義未詳。

書題試而難任人

元祐中。東坡知貢舉日。並行詩賦經義。書題中出而難任人。蠻夷率服。注云。任佞也。難者拒之。使不得進也。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。東坡習大科日。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。而新經與注意同。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。以爲難於任人。則得賢者。故四夷服。及東坡見是說。怒曰。舉子至不識字。輒以難（去聲）爲難（平聲）盡黜之。惟作難（去聲）字者皆得。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。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。聞之於柴愼微。

太公八十遇文王

古今之事。有可資一笑者。太公八十遇文王。世所知也。然宋玉楚詞云。太公九十乃顯榮兮。誠未遇其匹合。東方朔云。太公體行仁義。七十有二。乃設用於文武。噫太公老矣。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。卻被宋玉展了十歲。此事眞可絕倒。

杜詩本源周詩

古人吟詩。絕不草草。至於命題。各有深意。老杜獨酌詩云。步屧深林晚。開樽獨酌遲。仰蜂黏落絮。行蟻上枯梨。徐步詩云。整履步青蕪。荒庭日欲晡。芹泥隨燕觜。花蕊上蜂鬚。且獨酌則無獻酬也。徐步則非奔走也。以故蜂蟻之類。微細之物。皆能見之。若夫與客對談。急趨而過。則何暇視詳至於如是哉。僕嘗以此理問僕舅氏。舅氏曰。東山之詩。蓋嘗言之。伊威在室。蠨蛸在戶。町畽鹿場。熠燿宵行。此物尋常亦有之。但人獨居閑時。乃見之耳。杜詩之源出於此。

韋蘇州詩

吳興老釋子。野雪蓋精廬。詩名徒自振。道心常晏如。想子棲禪夜。見月東峯初。清磬落巖谷。焚香滿空虛。夙慕端成舊。未識豈爲疎。願以碧雲思。方君怨別餘。茂苑繁華地。流水野僧居。何當一游詠。倚閣吟躊躕。右蘇州招畫公詩。畫公、卽皎然也。居於湖。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。恐詩體不合。遂作古詩投之。蘇州一見。大不滿意。繼而皎然復獻舊詩。蘇州大稱賞曰。幾誤失大名。何不止以所長見示。而輒希老夫之意。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。而皎然卒然傚之。宜乎不逮也。士欲迎合者。以此少戒。

九龍廟

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。然只一妃耳。土人云。馮瀛王之女也。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。身既事十主。女亦妃九龍。過客讀之。無不一笑。才仲名棫。兄才叔名櫟。皆溫公之姪孫。豪傑之士。咸未四十而卒。文季每言及之。必慘然也。

弟子可與言

聖人之言。何其遠哉。雖弟子皆可與聞。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。仲尼之弟子。皆孝也。而曾子爲上首。故孔子與之言孝經。佛之弟子。皆解空也。而須菩提爲上首。故佛與之言金剛經。餘弟子不與也。

屈莊之言曲盡其妙

楚辭山鬼曰。若有人兮山之阿。被薜荔兮帶女羅。既含睇兮又宜笑。子慕予兮善窈窕。僕讀至此。始悟莊子之言曰。西施捧心而嚬。鄰人效之。人皆棄而走。且美人之容。或笑或嚬。無不佳者。如屈子以笑爲宜。而莊子以嚬爲美也。若醜人則嚬固增醜狀。而笑亦不宜矣。屈莊皆方外人。而言世間事。曲盡其妙。然亦不害爲道人也。

在天中行

襄鄧之間。多隱君子。僕爲浙川令。日與一老士人鄭芷字楚老往還。楚老之言。可取者極多。今但記其論天一說。楚老之言曰。古今言天者多矣。皆無所考據。獨一說簡易可信。列子之言曰。終日在天中行止。張

湛注曰。自地以上。皆天也。此言可信。僕初未信其言。俄被差爲金州考試官。行金房道中。過外朝雞鳴馬息女媧諸嶺。高至十里。或二十里。然則自下望之。豈不在天中行乎。後又觀抱朴子。言自地以上四十里。則乘剛氣而行。蓋自此以上。愈高愈淸。則爲神靈之所居。三光之所懸。蓋天積氣耳。非若形質而有拘礙。但愈高則愈遠耳。若曰自地至天。凡若干里。僕不信也。

詩史十八九三字出丙吉傳

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詩云。秦王時在坐。眞氣驚戶牖。又云。次問最少年。虬鬚十八九。然十八九三字。乃出於丙吉傳。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。至今十八九矣。其語蓋出於此。始信老杜用事。若出天成。其大略如此。今特舉此一篇。

少府

縣尉呼爲少府者。古官名也。漢百官表云。大司農供軍國之用。少府則奉養天子。名曰禁錢。自別爲藏。少者小也。故稱少府。以亞大司農也。蓋國朝之初。縣多惟令尉。令既呼明府。故尉呼少府。以亞於縣令。

隱士相見不言

東坡至黃州。邀一隱士相見。但視傳舍。不言而去。東坡曰。豈非以身世爲傳舍相戒乎。因贈以詩。末云。士廉豈識桃椎妙。妄意稱量未必然。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。高士廉備禮請見。與之語不答。瞪目而去。士廉再拜曰。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。乃簡條目。州遂大治。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。皆取隱士相見不語之

意也。

中國爲漢

今之夷狄謂中國爲漢者。蓋有說也。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。匈奴縛馬前後足。言秦人我匈若馬。注謂中國人爲秦人。習故言也。故今夷狄謂中國爲漢。亦由是也。

威振西域

鄭吉傳云。威振西域。幷護西北道。故號都護。中西域而立幕府。治烏壘城。鎭撫諸國。誅伐懷集之。漢之號令。班西域矣。始自張騫。成於鄭吉。僕以西域傳考之。烏壘距龜茲國三百五十里。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。於西域爲中。然烏壘戶百一十。口千二百。勝兵三百人。而西域五十餘國。咸聽指揮。蓋漢積威之所致也。始信女眞以三五胡人守中國一大郡。而人不敢圖者。良有以夫。

沈傳師詩以見志

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。承明年老輒自論。乞得湘守東南奔。蓋用嚴助故事也。嚴助爲會稽太守。數年不聞問。賜書曰。制詔會稽太守。君厭承明之廬。勞侍從之事。今以傳師傳考之。穆宗時。召入翰林爲學士。改中書舍人。翰林闕承旨。次當傳師。穆宗欲面命。辭曰。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。次爲宰相。臣自知必不能。願治人一方。爲陛下長養之。因稱疾出。遂以本官兼史職。俄出爲湖南觀察使。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。

富鄭公說大遼用兵利歸臣下與嚴安同意

元城先生曰。某之北歸。與東坡同途。兩舟相衝。未嘗一日不相見。嘗記東坡自言。少年時與其父並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。至於說大遼國主云。用兵則士馬物故。國家受其害。爵賞日加。人臣受其利。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。乃自爲計。非爲北朝計也。虜主明知利害所在。故不用兵。三人皆歎其言。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。時老蘇謂二子曰。古人有此意否。東坡對曰。嚴安亦有此意。但不如此明白。老蘇笑以爲然。

嬾眞子卷之二

仁宗禪學

仁宗皇帝道德。如古帝王。然禪學亦自高遠。僕遊阿育玉山。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。而偈頌極多。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。虛空本無礙。智解來作祟。山卽如如體。不落偏中位。又有一頌。後作一圓相。下注兩行云。道著喪身失命。道不著瞞盱佛性。仰窺見解。實歷代祖師之上。宜乎身居九重。道超萬物。外則不爲奸邪所蔽。內則不爲聲色所惑。而享永年。推其緒餘。燕及天下。昆蟲草木。咸受上賜。故宸奎閣記云。古今通佛法者。一人而已。至哉言乎。

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

本朝宰相。銜帶譯經潤文使。蓋本於唐也。顯慶元年正月。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。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。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。中書侍郎李義府。問古來譯儀式如何。師答云。苻堅時曇摩瞿譯。中書侍郎趙整執筆。姚興時。鳩摩羅什譯。安城侯姚嵩執筆。後魏時。菩提留支譯。侍中崔光執筆。貞觀中。波羅頗那譯。左僕射房玄齡、趙郡王李孝恭、太子詹事杜正倫、太府卿蕭璟等監閱。今獨無此。正月壬辰。敕曰。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。既新傳譯。文義須精。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、中書令來濟、禮部尚書許敬宗、黃門侍郎薛元超、中書侍郎李義府、杜正倫。時爲看閱。有不穩當處。卽隨事潤色之。右出藏

經三藏法師傳。

修養

關中隱士駱耕耕道常言。修養之士。當書月令。置坐左右。夏至宜節嗜欲。冬至宜禁嗜欲。蓋一陽初生。其氣微矣。如草木萌生。易於傷伐。故當禁之。不特節也。且嗜欲四時皆損人。但冬夏二至。陰陽爭之時。大損人耳。僕曰。不獨月令如此。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。人問其術。對曰。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、暖冷物。以元氣佐喜怒。此亦可爲座右銘也。耕道曰然。

作詩換骨法

舊說載王禹玉久在翰苑。曾有詩云。晨光未動曉驂催。又向壇頭飲社盃。自笑治聾終不是。明年強健更重來。或曰。古人之詩。有此意乎。僕曰。白樂天爲忠州刺史。九日題塗溪云。蕃草席鋪楓岸葉。竹枝歌送菊花盃。明年尙作南賓守。或値重陽更一來。亦此意也。但古人作詩。必有所擬。謂之神仙換骨法。然非深於此道者。亦不能也。

六一先生作事寓意

六一先生作事。皆寓深意。公生於景德之四年。至慶曆五年。坐言者論張氏事。責知滁州。時方年三十九耳。未及強仕之年。已有醉翁之號。其意深矣。後韓魏公同在政府。六一長魏公一歲。魏公諸事頗從之。至議推尊濮安懿王。同朝俱攻六一。故六一遺令托魏公作墓志。墓志中盛言初議推尊時。乃政府熟議共

入文字。欲令魏公承當此事。以破後世之惑耳。或云。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輩人。猶且不爲。至若推尊。則遽忘前朝盛德。而大違典禮。故諸公攻之。不少貸也。然六一深以此事爲然。故於五代史義兒傳。極致意焉。噫。人心不同。猶其面也。此言得之。

温公不受遺酒

温公熙寧元豐間。嘗往來於陝洛之間。從者財三兩人。跨驢道上。人不知其爲温公也。每過州縣。不使人知。一日自洛趨陝時。陝守劉仲通諱航。元城先生之父也。知公之來。使人迓之。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。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。公不受。來使告云。若不受。必重得罪。公不得已受兩壺。行三十里至張店鎮。乃古傅巖故地。於鎮官處借人復還之。後人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。謂召公傅公姚公温公。此四公者。皆陝中故事也。唐姚中令。陝之硤石人。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。徐嶠之書并撰。

送窮文擬逐貧賦

僕少時在高郵學。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。跳踉偃仆。抵掌頓脚。失笑相顧。僕不覺大笑。時同舍王抃彥法問曰。何矧。笑至甚爲矧。僕曰。豈退之眞見鬼乎。彥法曰。此乃髑髏之深嚬蹙額。蓋想當然耳。且古人作文。必有所擬。此擬揚子雲逐貧賦也。僕後以此言問於舅氏張奉議從聖。舅氏曰。不然。規矩方員之至也。若與規矩合。則方員自然同也。若學問至古人。自然與古人同。不必擬也。譬如善射。後矢續前矢。善馬、後足及前足。同一理也。昨日讀韓文。忽憶此語。今三十年矣。撫卷驚歎者久之。

長恨歌

詩人之言。爲用固寡。然大有益於世者。若長恨歌是也。明皇太眞之事。本有新臺之惡。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、養在深閨人未識。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也。春秋爲尊者諱。此歌眞得之。

謚法褒貶

謚之曰靈。蓋有二義。謚法曰。德之精明曰靈。又曰。亂而不損曰靈。若周靈王衞靈公。是美謚也。若楚靈王漢靈帝。是惡謚也。莊子曰。靈公之爲靈也久矣。此褒之也。漢贊曰。靈帝之爲靈也優哉。此貶之也。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義。

柳氏家法

唐世士大夫。崇尙家法。柳氏爲冠。公綽唱之。仲郢和之。其餘名士。亦各修整。舊傳柳氏出一婢。婢至宿衞韓金吾家未成劵。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。自以手取視之。且與駔儈議價。婢於窗隙偶見。因作中風狀仆地。其家怪問之。婢云。我正以此疾。故出柳宅也。因出外舍。問曰。汝有此疾幾何時也。婢曰。不然。我曾伏事柳家郎君。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。其標韻如此。想見柳家家法清高。不爲塵垢卑賤。故婢化之。乃至如此。雖今士大夫妻。有此見識者少矣。哀哉。聞之於田亘元邈。

裴休奉佛韓退之毀佛所得相反

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。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。乃不知此老深明此意。觀其送高閑上人序。云。今

閑師浮屠氏。一死生。解外膠。是其爲心。必泊然無所起。於世必淡然無所嗜。泊與淡相遭。頹墮委靡。潰敗不可收拾。觀此言語。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。其所見處。大勝裴休。且休嘗爲圓覺經序。考其造詣。不及退之遠甚。唐士大夫中。裴休最號爲奉佛。退之最號爲毀佛。兩人所得淺深。乃相反如此。始知循名失實。世間如此者多矣。彥法名抃。高郵人。慕清獻之爲人。卒於布衣。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。因追書之。

感二鳥賦紀年之訛

退之感二鳥賦云。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。愈東歸。又云。讀書著文。自七歲至今。凡二十二年。以文集詳考之。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。今按貞元十一年。退之年二十八。是年三上書宰相。不遇而出關。故曰。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。至十二年七月。從董晉平汴州。至十五年二月。晉薨。退之護喪歸葬洛陽。半道聞汴州亂。退之既至洛陽。徑走彭城。省視其家。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。是年五月。作董晉行狀。其後書云。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。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。是時退之年三十二。則知作感二鳥賦時。貞元十一年明矣。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。

金鋪

杜牧之華萼樓詩云。千秋佳節名空在。承露絲囊世已無。唯有紫苔偏稱意。年年因得上金鋪。金鋪、出甘泉賦。云排玉戶而颺金鋪。注云。金鋪。門首也。言風之所至。排門揚鋪。擊鼓鍰鈕。蓋此樓久無人登。而苔蘚生其門上矣。漢以金盤承露。而唐以絲囊。絲囊可以承露乎。此不可解。

小滿芒種

襄鄧之間多隱君子。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。二十四氣。其名皆可解。獨小滿芒種。說者不一。僕因問之。明遠曰。皆謂麥也。小滿。四月中。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。芒種。五月節。種讀如種類之種。謂種之有芒者。麥也。至是當熟矣。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。注云。澤草之所生。其地可種芒種。芒種、稻麥也。僕近爲老農。始知過五月節。則稻不可種。所謂芒種五月節者。謂麥至是而始可收。稻過是而不可種矣。古人名節之意。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。

足外無餘地

莊子之言。有與人意合者。今輒記之。莊子之言曰。地非不廣且大也。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側足而墊之。致黃泉。解之者曰。墊者。掘也。地亦大矣。人之所用。不過容足。若使側足之外。掘至黃泉。則人戰慄不能行矣。僕因從而解之曰。所以然者。以足外無餘地也。今有人廉也。而人以爲貪。正也。而人以爲淫。何也。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。若云。伯夷之廉也。柳下惠之正也。則人無不信者。以有餘地也。故曰。君子能爲可信。不能使人之必信也。人若未信。當求之己。不可求之人。

股河

政和中。僕爲鄧州淅川縣令。與順陽主簿張持執權。同爲金州考試官畢。同途而歸。至均州界中。宿於臨漢江一寺。寺前水分兩股。行十餘里復合。主僧年六十餘。極善談論。因言股河。主僧曰。不獨江漢如此。天

漢亦復如是。因取天漢圖相示。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。謂之漢津。乃分爲二道。其南道則經傅說星、天籥星、天弁星、何鼓星。其北道則經龜星、南斗魁星、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。故知股河。天地皆然也。僕曰。凡水之行。前遇堆阜。則左右分流。遂如股之狀。今天漢乃水象。亦有高卑均平之狀乎。其僧笑曰。吾不知也。後有知星者。亦不能答。

亞壻

天下之事。有一可笑者。今輒記之。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。天下之至剛強人也。而衞彌子瑕者。至以色悅人。天下之至柔弱人也。然同爲友壻。故孟子曰。彌子之妻。與子路之妻。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。夫子主我。衞卿可得也。夷考其時。正衞靈公之時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。爾雅曰。兩壻相謂爲亞。注云。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。嚴助傳。呼友壻。江北人呼連袂。又呼連襟。

孟郊贈韓退之行軍司馬詩蓋非其時

志士感恩起。變衣非變性。朋友改舊觀。儻僕生新敬。右孟東野贈韓退之爲行軍司馬詩。以傳考之非也。東野卒於元和九年。時退之爲史館修撰。至元和十二年冬。乃以右庶子爲彰義行軍司馬。而東野不及見也。前詩乃退之從董晉入汴州。爲汴州觀察推官時詩也。退之年二十五及第。四五年不得官。至貞元十二年。乃爲董相從事。故有舊觀新敬之語。其後爲中書舍人。左遷右庶子。乃爲行軍司馬。位望隆盛久矣。何新敬之說哉。

曹成王碑以柴愼微本爲正

曹成王碑句讀差訛。說不可解。又爲人轉易其字。故愈不可解。僕舊得柴愼微善本。今是正之。一本云。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。良以武岡叛。柴本作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。本無殘字。蓋虐使其將國良往戍界。故良不往。以武岡叛也。又一本云。披安三縣。誅其州。斬僞刺史。柴本誅字作訧。披音普靡反。蓋言披剝安州之三縣。故以威名訧懼其州人。使斬其不當爲刺史者。蓋當時刺史李希烈之黨也。

中國月建與印度不同

今之僧尼戒牒云。知月黑白大小。及結解夏之制。皆五印度之法也。中國以月晦爲一月。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。唐西域記云。月生至滿。謂之白月。月虧至晦。謂之黑月。又其十二月所建。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。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。故夏三月。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。謂之額沙荼月。卽鬼宿名也。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。謂之室羅伐拏月。卽柳星名也。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。謂之婆達羅鉢陁月。卽翼星名也。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。月有大小故也。故中國節氣。與印度遞爭半月。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。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。中國之十六日。乃印度之初一也。然結夏之制。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。蓋四月十五日。乃屬道瑟吒月。乃印度四月盡日也。僕因讀藏經。故謾錄出之。

旒人

瀧吏詩云。旒大餅甖小。所任自有宜。考工記。塼埴之工陶旒。注云。旒讀如甫始之甫。鄭玄謂旒讀如放。音

義甫罔切。韻略甫兩切。與昉同音。注云。塼埴工。以此考之。則旊者。乃塼埴之工耳。非器也。而退之乃言旊大缾甖小者。何也。考工記。旊人爲簋。實一觳。崇尺厚半寸。脣寸。豆實三而成觳。崇尺。注、觳受斗二升。豆實四升。故云豆實三而成觳。然則旊人所作器。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。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。考工記前作陶旊。後作旊人。當以後爲正。

石鼓

退之石鼓歌云。鐫功勒成告萬世。鑿石作鼓隳嵯峨。從臣才藝咸第一。揀選譔刻留山阿。或云。此乃退之自況也。淮西之碑。君相獨委退之。故於此見意。此說非也。元和元年。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。時有故人在右輔。上言祭酒乞奏朝庭。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太學。其事不從。後六年。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。及爲河南令。始爲此詩。歌中備載此事明甚。後元和十二年春。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。前歌乃其讖也。又云。日銷月鑠就埋沒。而淮西碑亦竟磨滅。恐亦讖也。

曹成王碑文用意忠厚

曹成王碑云。王姓李氏。諱皋。字子蘭。謚曰成。其先王明。以太宗子國曹。又云。太支十三。曹於弟季。或亡或微。曹始就事。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。乃齊王元吉之妃也。後太宗以明出繼元吉後。此人倫之大惡也。故退之爲國諱。既言其先王明。以太宗子國曹。又云。太支十三。曹於弟季。其言弟季。尤有深意。蓋元吉之變。在於蚤年。及其暮年。乃有曹王。故曰弟季。蓋非東昏奴之比也。前輩用意。皆出忠厚。誠可法哉。

李豸易名廌

李方叔初名豸。從東坡游。東坡曰。五經中無公名。獨左氏曰。庶有豸乎。乃音直氏切。故後人以爲蟲豸之豸。又周禮置其緣。亦音雉。乃牛鼻繩也。獨玉篇有此豸字。非五經不可用。今宜易名曰廌。方叔遂用之。秦少游見而嘲之曰。昔爲有脚之狐乎。今作無頭之箭乎。豸以況狐。廌以況箭。方叔倉猝無以答之。終身以爲恨。

鴈塔故事

長安慈恩寺塔。有唐新進士題名。雖妍媸不同。然皆高古有法度。後人不能及也。宣和初。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。亦爲奇玩。然不載鴈塔本末。僕讀藏經。因謾記之。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。往五印度。取經。至十九年正月。復至京師。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。梵夾六百五十七部。始居洪福寺翻譯。至二十二年。皇太子治爲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。寺成。令玄奘居之。永徽二年。師乃於寺造甎浮屠。以藏梵本。恐火災也。所以謂之鴈塔者。用西域故事也。王舍城之中。有僧遻窣堵波。僧遻者。唐言鴈也。窣堵波者。唐言塔也。師至王舍城。嘗禮是塔。因問其因緣云。昔此地有伽藍。依小乘食三淨食。三淨食者。謂鴈也。犢也。鹿也。一日衆僧無食。仰見羣鴈翔飛。輒戲言曰。今日衆僧闕供。摩訶薩埵宜知之。好施謂之薩埵。其引前者。應聲而墮。衆僧欲泣。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。乃建塔。以鴈埋其下。故師因此名塔。先是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。進御。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。時皇太子治又製述三藏聖記。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

勒二文於碑。及鴈塔成。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。安二碑於塔上。其後遂爲游人盛集之地。故章八元詩云。七層突兀在虛空。四十門開面面風。卻訝鳥飛平地上。自驚人語半天中。回梯暗踏如穿洞。絕頂初攀似出籠。落日鳳城佳氣合。滿城春睡雨濛濛。此詩人所膾炙。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。杜詩人所易見。此更不錄。

餳字出於六經及楚辭

唐人欲作寒食詩。欲押餳字。以無出處。遂不用。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。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。簫編小竹管。如今賣飴餳所吹者。管如篴併而吹之。招魂曰。粔籹蜜餌。有餦餭些。注云。餦餭。餳也。但戰國時謂之餦餭。至後漢時。亦謂之餳耳。

尙書八座

尙書謂之八座。其來久矣。然學者少究其源。或以六曹二丞爲八座。或以六曹二僕爲八座。皆非也。此事載於晉書職官志甚詳。今錄於左。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。改常侍曹爲吏部曹。主選舉祠祀事。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。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。二千石曹主（荃孫按此下有脫簡。再按目錄內尙書八座條下有治性詠魏帝廟韓文少作宏放三條。治地者以下云云。卽韓文少作宏放條文。商氏稗海刻併一條誤。）治地者得此序石刻。題云。前鄉貢進士韓愈撰。乃知作此文時。年未三十。故能豪放如此。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。後三試博學宏詞科。皆被黜。故曰四舉於禮。乃一得。三選於吏部。卒無成。繼而以鄉貢進士三上書宰相。復不遇。卽出關。時年二十八矣。且以退之

文辭宏放如此而被黜。何哉。蓋唐人之文。皆尙華麗妥貼。而退之乃聱牙如此。宜乎點額也。

嬾眞子卷之三

弓用久年

藝祖既平江南。詔以兵器盡納揚州。不得支動。號曰禁庫。方臘作亂。童貫出征。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。既開禁庫。兩方將士。望見所貯弓挺直。大喜曰。此良弓也。因出試之。宛然如新。是日弓數千張立盡。噫。自開寶之乙亥。至宣和之辛丑。一百四十七年。而膠漆不脫。可謂異矣。女眞犯闕。東南起勤王之師。僕時爲江都丞。帥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。限一月成。皆不可用。當時識者。以爲國初之弓。限一年成。而今成於旬日之間。宜乎美惡之相絕也。僕考考工記。然後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。弓人爲弓。取六材必以其時。凡爲弓。冬析幹。春液角。夏治筋。秋合三材。寒奠體冰析濤。春被弦。則一年之事。鄭氏注云。朞歲乃可用。且三代之時。百工傳氏。孫襲祖業。子受父訓。故其利害如此詳盡。而我藝祖奮起於五代之後。而制作之妙。遠合三代。不亦聖謨之宏遠乎。

安樂窩

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。而心術亦自過人。所居有圭竇甕牖。圭竇者。牆上鑿門。上銳下方。如圭之狀。甕牖者。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。用赤白紙糊之。象日月也。其所居謂之安樂窩。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。乘安車。駕黃牛。出游於諸公家。諸公家欲其來。各置安樂窩一所。先生將至其家。無老少婦女良賤。

咸迓於門。迎入窩。爭前問勞。且聽先生之言。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。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。自陳於前。先生逐一爲分別之。人人皆得其懽心。於是酒殽競進。厭飫數日。復游一家。月餘乃歸。非獨見其心術之妙。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。聞之於司馬文仲楫。

壩官

前漢百官表。少府之屬官。凡五十餘人。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。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。僕考唐百官志。壩官令掌壩擇米麥。凡九穀皆隨精麤。差其耗損而供焉。漢導字下從寸。唐壩字下從禾。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壩。恐唐以瑞禾名官也。僕嘗以此問舅氏。笑云。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。書云。導一莖六穗於庖。注云。導擇也。一莖六穗。謂嘉禾之米也。後人誤以瑞禾爲壩。遂併官名失之。可一笑也。舅氏張文林相茂實。端方不偶。卒於銓曹。於戲。

漢史不載高皇父名

前漢初。去古未遠。風俗質略。故太上皇無名。母媼無姓。然唐宰相世系表。敍劉氏所出。云昔士會適秦歸晉。有子留於秦。自爲劉氏。秦滅魏。徙大梁。生清。徙沛。生仁。號豐公。生煓。音湍字執嘉。生四子。伯、仲、邦、交。邦、漢高帝也。噫。高皇之父。漢史不載其名。而唐史乃載之。此事亦可一笑。

韓退之上疏遭貶

唐史韓退之傳。擢監察御史。上疏極諫宮市。德宗怒。貶陽山令。此說非也。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灾人饑

狀。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。是年京師旱。田畝少所收。適會除御史。誠當得言秋。拜疏詣閤門。爲忠甯自謀。上陳人疾苦。無令絕其喉。下言畿甸內。根本理宜優。積雪驗豐熟。幸寬待蠶麰。天子惻然感。司空歎綢繆。謂言卽施設。乃反遷炎州。以此驗之。其不因宮市明矣。然退之所論。亦一時常事。而遽得罪者。蓋疏中有云。此皆羣臣之所未言。陛下之所未知。故執政者惡之。遽遭貶也。既貶未幾。有八司馬之事。使退之不貶。與劉柳輩俱陷黨中。則終身廢錮。或云。退之豈與柳劉輩同乎。僕曰。退之前詩又云。同官盡才俊。偏善柳與劉。使其不去。未必不落黨中。然則陽山之貶。其天相哉。司空謂杜佑也。宰相年表。十九年二月。佑檢校司空。

絇當作緰

俗諺云。一絇絲能得幾時絡。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。然絇字當作緰。太玄經務之次五曰。蜘蛛之務。不如蠶一緰之利。緰音七侯反。與絇同音。今以太玄證之。故絇當作緰。

老杜品題不以呼名爲恥

唐時前輩多自重。而後輩亦尊仰前輩。而師事之。此風最爲淳厚。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餚薛華醉歌。首云。文章有神交有道。端復得之名譽早。又云。坐中薛華善醉歌。醉歌自作風格老。直一篇之中。連呼三人之名。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。卽有聲價。故當世願得其品題。不以呼名爲恥也。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敦篤。雖前輩詩中。亦不敢斥後進之名。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。可勝歎哉。

飾小說以干縣令

陳待制邦先字應賢。初任差作試官。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。衡替。問之曰。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。而疏云縣字古懸字。多不著心。縣高也。謂求高名令聞也。然僕以上下文考之。揭竿累以守鯢鮒。其於得大魚亦難矣。飾小說以干縣令。其於大達亦遠矣。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。守鯢鮒以譬干縣令也。彼成玄英膚淺。不知莊子之時。已有縣令。故爲是說。史記莊子列傳。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史記年表。秦孝公十二年。幷諸小鄉聚爲大縣。縣一令。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。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。所謂監河侯。乃西河上一縣令也。時但以侯稱之耳。而疏乃以爲魏文侯。不知與惠王之時。相去遠矣。且監河侯云。我得邑令。是以知爲縣令也。若晉申公巫臣爲邢大夫。而其子稱邢侯之類是也。

唐以字畫取士

唐人字畫。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。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。非今日所能及。蓋唐世以此取士。吏部以此爲選官之法。故世競學之。遂至於妙。唐選舉志云。凡擇人之法有四。一曰身。體貌豐偉。二曰言。言辭辨正。三曰書。楷法遒美。四曰判。文理優長。或曰。此敝政也。豈可以字畫取人乎。難之者曰。今之士人於此狀貌奇偉。言辭辨博。判斷公事。既極優長。而更加以字畫遒美。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。士大夫能全此美者。亦自難得。況銓選之間乎。聞之者皆服。

賦桐始華依次用韻滿場曳白罷舉

天聖中。鄧州秋舉。舊例主文到縣。鄉中長上率後輩見主文。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。年老。鬚鬢皓然。既贄。見有輕薄後生前曰。舉人所係甚大。願先生無渴睡。既引試。賦桐始華。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。依次用韻。滿場閱筆不下。乃復至簾前啓曰。前日無狀。後進輒以妄言。仰瀆先生。果蒙以難韻見困。願易之。主文曰。老人渴睡。不能卒易。可來日再見訪。諸生諾而退。是夜主文遂遯去。申運司云。鄧州滿場曳白。是年遂罷舉。聞之於南陽老儒李億。億又云。昔時監司極少。又士人多自重。不肯妄求。故多老於選調。

印文足以之字

今印文榜頭有之字者。蓋其來久矣。太初元年夏五月。正歷以正月爲歲首。色尚黃。數用五。注云。漢用土數五。五謂印文也。若丞相曰。丞相之印章。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。以之字足之。僕仕於陝洛之間。多見古印。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。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。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。後世不然。印文榜額。有三字者足成四字。有五字者足成六字。但取其端正耳。非之字本意。

陶潛五子異母

五柳與子儼等疏云。汝等雖不同生。又云。況共父之人。則知五子非一母。或云。以五柳之清高。恐無庶出。但前後嫡母耳。僕以責子詩考之。正自不然。詩云。白髮披兩鬢。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。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。懶惰故無匹。阿宣行志學。而不愛文術。雍端年十三。不識六與七。通子垂九齡。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。且進盃中物。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。則其庶出可知也已。噫。先生清德如此。而乃有如夫人。亦

可一笑。

邵康節筮牡丹數盡

富鄭公留守西京日。因府園牡丹盛開。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。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。座客曰。此花有數乎。且請先生筮之。既畢。曰。凡若干朶。使人數之。如先生言。又問曰。此花幾時開盡。請再筮之。先生再三揲蓍。坐客固已疑之。先生沈吟良久曰。此花命盡來日午時。坐客皆不答。溫公神色尤不佳。但仰視屋。鄭公因曰。來日食後可會於此。以驗先生之言。坐客曰諾。次日食罷。花尙無恙。洎烹茶之際。忽然羣馬廄中逸出。與坐客馬相蹄嚙。奔出花叢中。既定。花盡毀折矣。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。先生家有傳易堂。著皇極經世集行於世。然先生自得之妙。世不可傳矣。聞之於司馬文季朴。

盧杞愧見父祖及子

元城先生嘗言。異哉盧杞之爲人也。不獨愧見父祖。又且愧見其子也。盧氏。唐甲族也。而懷愼一派爲盛。懷愼以淸德相玄宗。號爲名相。而生東都留臺弈。弈罵祿山被害。在忠義傳。弈生杞。相德宗。敗亂天下。在姦臣傳。杞生元輔。元輔傳云。端靜介正。能紹其祖。故歷顯劇任。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。亦附忠義傳。故曰。杞不獨愧見其父祖。又且愧見其子也。元城先生劉待制安世字器之云。

遊靑龍寺詩形容柿熟之狀

葭灰秋吹季月管。日出卯南暉景短。友生招我佛寺行。正値萬株紅葉滿。光華閃壁見神鬼。赫赫炎官張

火傘。然雲燒樹大實駢。金烏下啄頳虬卵。魂翻眼暈忘處所。赤氣冲融無閒斷。有如流傳上古時。九龍照燭乾坤旱。右韓退之遊青龍寺詩。僕舊讀此詩。以爲此言乃諭畫壁之狀。後見長安志云。青龍寺有柿萬株。此蓋言柿熟之狀。火傘、頳虬卵、赤氣冲融、九龍照燭。皆其似也。青龍寺在長安城中。白樂天新昌新居詩云。丹鳳樓當後。青龍寺在前。以此可知長安諸寺多柿。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。取之學書。僕仕於關陝。行村落間。常見柿連數里。欲作一詩。竟不能奇。每嗟火傘等語。誠爲善喻。

湯餅

東坡詩云。剩欲去爲湯餅客。卻愁錯寫弄麞書。弄麞乃李林甫事。湯餅人皆以爲明皇王后故事。非也。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。憶爾懸弧日。余爲座上賓。舉筯食湯餅。祝辭天麒麟。東坡正用此詩。故謂之湯餅客也。必食湯餅者。則世所謂長命麵者也。

阿堵

古今之語。大都相同。但其字各別耳。古所謂阿堵者。乃今所謂兀底也。王衍口不言錢。家人欲試之。以錢遶牀不能行。因曰去阿堵物。謂口不言去卻錢。但云去卻兀底爾。如傳神寫照。正在阿堵中。蓋當時以手指眼。謂在兀底中爾。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。眼爲阿堵中。皆非是。蓋此兩堵同一意也。然去有兩音。一丘據反。乃去來之去也。世常從此音非也。當作口舉反。韻略云。撤也。然此義亦非也。蘇武掘野鼠。去屮實而食之。乃鼠所藏者也。蓋衍之意。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。當屏藏之於他處也。

夢爲執政

蔡忠懷確持正。少年嘗夢爲執政。仍有人告之曰。俟汝父作狀元時。汝爲執政也。持正覺而笑曰。鬼物乃相戲乎。吾父老矣。方致仕閑居。乃云作狀元。何也。後持正果作執政。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。狀元乃黃裳也。持正不覺失驚。且歎夢之可信也。持正父名黃裳。乃泉州人。淸正恬退。以故老於銓曹。常爲建陽令。及替。囊無建陽一物。至今父老能道之。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鎭安軍節度推官。鎭安、陳州也。官滿。貧不能歸。故忠懷遂爲陳州人。此聞之於忠懷之孫撢子正。僕問子正爲幕職。而帶贊善大夫。何也。子正云。此祖宗時官制。蓋以久次而得之。自不可解。

關外侯印

僕仕於關中。嘗見一方寸古印。印文云關外侯印。其字作古隸。氣象頗類受禪碑。僕意必漢末時物也。然疑只聞有關內侯。不聞有關外侯。後於魏志見之。建安二十三年。始置名位侯十二級。以賞軍功。關外侯。乃其一也。注云。今之虛封。蓋始於此。

左傳以八字爲一句讀

揚州檢法寇中大庠。河朔人也。好爲大言。以屈坐人。一日。於客次中問坐客云。左傳。山木如市。弗加於山。魚鹽脣蛤。弗加於海。注云。賈如在山海不加貴。何也。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。故坐客卒然不能答。庠意氣甚自得。時僕爲江都丞。獨後至。見諸人默然。庠復舉前語問僕。僕笑曰。此乃一句。何爲分作兩句也。

庠笑曰。果然。謾不得。蓋晏子之意。以謂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。故低價以授與民。是以山木魚鹽之類。雖在齊國。如在渤海之中。不加貴也。賈讀如價。非商賈之賈。

客旅獻酬

今之同席者。皆謂之客。非也。古席面謂之客。列坐謂之旅。主謂之獻。客謂之酬。故宋享晉楚之大夫。趙孟爲客。注云。客一坐所尊也。季氏飲大夫酒。臧紇爲客。既獻。臧孫命北面重席。新樽潔之。召悼子。降逆之。大夫皆起。及旅而召公鉏。注云。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。然則古者主先獻。客復酬之。然後同席皆飲。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。而同席皆飲也。

韓退之上書

韓退之上宰相書云。四舉於禮部。乃一得。三選於吏部。卒無成。九品之位其可望。一畝之宅其可懷。僕嘗怪貞元七年。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。退之是時及第。八年四月。贄拜相。而退之以宰相門生。連三年試於吏部而不得。何也。十年十二月。贄罷爲太子賓客。十一年。退之於正月二月三月連三上書於賈耽。輩。不亦疎乎。祇取辱耳。後世之士。可以爲戒。

進士得人之盛

本朝取士之路多矣。得人之盛。無如進士。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。古無有也。太平五年。蘇易簡下李沆何敏中寇準王旦。咸平五年。王曾下王隨章得象。淳化三年。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。慶曆三年。楊寘

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。元豐八年。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。其餘名臣。不可勝數。此進士得人之明效大驗也。或曰。不然。以本朝崇尚進士。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。若云非此科不得人。則失之矣。唐開元以前。未嘗尚進士科。故天下名士。雜出他塗。開元以後。始尊崇之。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。十常七八。以此卜之。可以見矣。

閻浮提雨

佛果禪師川懃極善談禪。纚纚可聽。嘗云。閻浮提雨清淨水。具諸天相。方時大旱。時雨忽降。莫知其價。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。方欲收禾。霖雨不止。實害人命。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。甘雨得時。人皆飽足。此護世城中雨美饍也。但名不同。其實一也。坐客云。經中所言。皆譬喻也。豈有雨寶珠等事乎。僕曰。不然。雨金雨血雨土。皆班班載於前史。何況六合外事。其有無不可懸料也。坐客咸以爲然。其上因緣出華嚴經第十五卷。

星名音誤

二十八宿。今韻略所呼。與世俗所呼。往往不同。韻略宿音綉。亢音剛。氐音低。觜音訾。皆非也。何以言之。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。又謂之二十八次。次也。舍也。皆有止宿之意。今乃音綉。此何理也。爾雅云。壽星。角亢也。注云。數起角亢。列宿之長。故有高亢之義。今乃音剛。非也。爾雅。天根。氐也。注云。角亢下繫於氐。若木之有根。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。漢書諸侯上邸之邸。音低。誤矣。西方白虎。而參觜爲虎首。故有觜之義。音

訾誤矣。彼韻略不知。但欲異於俗。不知害於義也。學者當知其字呼之。

賜酺

國初號令。猶有漢唐之遺風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。天書降。大赦。改元。東都賜酺五日。天下賜酺三日。此蓋漢遺事也。漢律三人以上。無故飲酒罰金四兩。故漢以賜酺爲惠澤。令得羣飲酒也。酺音蒲。注云。王德布於天下。而令聚飲食爲酺。或問賜酺起於漢乎。僕對曰。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。置酒酺五日。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。

白骨觀

祥符詔書。聖祖殿有石刻。荃孫按以上十字疑屬上條。吾祖僕射忠肅公亮。知荆南府。日常苦嗣續寡少。因聞玉泉山頂有道人卓庵其上。號白骨觀。道人年八十矣。宴坐庵中。常想自身表裏洞達。惟見白骨。以觀他人。亦復如是。如此五十年矣。忠肅因使人問訊。亦不答。贈遺亦不受。頻頻如此。亦略受之。繼而入山訪之。道人亦喜。因請出山。暫至府第。延之正寢安下。經月乃歸。一日。忠肅夢道人挾杖徑入正寢。方驚愕間。夢覺。且歎訝之。急使人往問訊。曰。昨夕已遷化矣。既毗茶骨有舍利。後遂生給事子山仲甫。兩歲已能趺座。方學語時。但言見人皆是白骨。後至七歲已往。漸漸不見。噫。其性移矣。給事學佛有見處。古君子也。僕以此語長蘆了老。了老云。吾門謂之空門。今作白骨觀。已自墮落。況有人誘引之乎。僕以此言爲然。

噫噴

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。此蓋古語也。終風之詩曰。寤言不寐。願言則嚏。箋云。言我願思也。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。女思我心如是。我則嚏也。今俗人嚏云人道我。此乃古之遺語也。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。三百一十卷。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。注云。嚏、音丁計反。然則嚏耳鳴。皆有吉凶。今則此術亡矣。

寧馨兒

山濤見王衍曰。何物老嫗。生寧馨兒。寧作去聲。馨音亨。今南人尙言之。猶言恁地也。宋前廢帝悖逆。太后怒。語侍者曰。將刀來剖我腹。那得生寧馨兒。此兩寧馨。同爲一意。

正月剛卯

僕仕於關中。於士人王毖君求家。見一古物似玉。長短廣狹。正如中指。上有四字。非篆非隸。上二字乃正月字也。下二字不可認。問之君求云。前漢剛卯字也。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。銘其一面曰。正月剛卯。乃知今人立春。或戴春勝春幡。亦古制也。蓋剛者、強也。卯者、劉也。正月佩之。尊國姓也。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。

蘭亭序絲竹管絃出張禹傳

蘭亭序。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。或云。絲卽是絃。竹卽是管。今疊四字。故遺之焉。然此四字。乃出張禹傳云。身居大第後堂。理絲竹管絃。始知右軍之言。有所本也。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。此蓋昭明之誤耳。

神相

蔡忠懷確持正。其父本泉州人。晚年爲陳州幕官。遂不復歸。持正年二十二歲時。家苦貧。衣服稍敝。一日。與郡士人張湜師是同行。張亦貧儒也。俄有道人至。注視持正久之。因謾問曰。先生能相乎。曰然。又問曰。何如。曰。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。持正以爲戲己。因戲問曰。爲相乎。曰。然。南遷乎。曰。然。復相師是曰。當爲卿監。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。公當死矣。道人既去。二人大笑曰。狂哉道人。以吾二人貧儒。故相戲耳。後持正謫新州。凡五年。一日得師是書云。已爲司農無補。然闔門五十口。居京師食貧。近蒙恩守汝州。持正讀至此。忽憶道人之言。遂不復讀。數日得疾而卒。聞之於忠懷之孫撢子正。

漢郡極大

有客問僕曰。古今太守一也。而漢時太守。赫赫如此。何也。僕曰。漢郡極大。又屬吏皆所自除。故其勢炎炎。非後世比。只以會稽郡考之。縣二十六。吳、卽蘇州也。烏傷、卽婺州也。毗陵、卽常州也。山陰、卽越州也。由拳。注云。古之檇李。卽秀州也。大末、衢州也。烏程、湖州也。餘杭、杭州也。鄞、明州也。以此考之。卽今浙東西之地。乃漢一郡爾。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。

召平有三

前漢凡三處載召平。蕭何傳。召平。卽東陵侯也。項羽傳。召平。卽廣陵人也。齊悼惠王傳。齊召平。不知何許人。爲魏勃所紿。至自殺。乃曰。嗟乎。道家之言。當斷不斷。反受其亂。僕頃在海州。常與任景初陳子直論之。

景初曰。此必非東陵侯。且淮陰侯在蕭何術中。而東陵常爲何畫策。其術高矣。必不爲勃所紿。子直曰。不然。夫爲人畫策則工。若自爲計多拙。故曰。旁觀者審。當局者迷。二人爭論不已。僕從旁解之曰。謂之非東陵侯。既無所據。必爲東陵侯。恐受屈。子直曰。獨廣陵召平。不在論中。何也。僕因大笑曰。僕廣陵人也。上不敢望東陵。下不肯爲齊相。況僕平生處己。常在於才與不才之間。宜乎不在論中也。子直由此號余爲廣陵召平。

胡人兩馬

僕自南渡以來。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。蓋胡人長於騎射。其所以取勝。獨以馬耳。故一胡人有兩馬。此古法也。北征詩云。陰風西北來。慘澹隨回鶻。其王願助順。其俗喜馳突。送兵五千人。驅馬一萬匹。是知一胡人兩馬也。中國若不修馬政。豈能勝之。蓋用兵之法。弓馬必有副。詩云。交韔二弓。備毀折也。與兩馬同意。

甘露謀疎

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。先生曰。甘露之事。蓋亦疎矣。考其時。乃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。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。詔百官入賀。因此欲殺宦官耳。十一月末。豈甘露降之時耶。其謀之疎。想見大抵色色如此。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。故不可得而殺也。且天下之事。有大於死者乎。凡可以救死者。無不爲也。若當時卽貶黜之。其禍未必至此。今乃以死逼人。而疎略如此。宜其敗也。易曰。君不密則失臣。臣不密則失身。幾事不密則害成。聖人之言信矣。

嬾眞子卷之四

孔子妃姓

章聖皇帝東封禮成。幸曲阜縣。謁先聖廟。時丁晉公扈從。前一日與同輩兩三人先馳至廟。省視饌具。因入後殿。乃孔子妃也。問於孔氏之族。孔子之妃何姓。延祐延渥同對曰。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女。而生伯魚。伯魚年五十而卒。時孔子七十矣。次日。上至妃殿。亦問其姓。衆人未及對。晉公以延祐之言對。上曰。出何典據。晉公錯愕不及答。延祐徐前曰。出孔子家語。時扈從者皆以此事爲恥。聞之於舒州下寨老儒俞汝平。

杜牧之詩寓意

清時有味是無能。閑愛孤雲靜愛僧。欲把一麾江海去。樂遊原上望昭陵。右杜牧之自尚書郎出爲郡守之作。其意深矣。蓋樂遊原者。漢宣帝之寢廟在焉。昭陵卽唐太宗之陵也。牧之之意。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。而遠爲郡守也。藉使意不出此。以景趣爲意。亦自不凡。況感寓之深乎。此其所以不可及也。

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與朝謁同

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。適父母之所。僕曰。不亦太早乎。先生正色曰。不然。禮事父與君。一等一體。父召無諾。君命召無諾。父前子名。君前臣名。今朝謁者。必以雞鳴而起。適君之所。而人不以爲早。

蓋以刑驅其後也。今世俗薄惡。故事父母之禮。得已而已爾。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。則今人可爲古人矣。僕聞其言。至今愧之。

名字無中字

余中行老。朱服行中。邵剛剛中。葉唐懿中美。何執中伯通。王漢之彥昭。彥昭常於期集處自歎曰。某獨不幸名字無中字。故爲第六行老應之曰。只爲聖不中。時以爲名答。

改名欽命

揚翟溯上丈人陳恬叔易。一日忽改名欽命。或者疑之曰。豈非欽若王之休命。而有仕宦之意乎。叔易曰。不然。吾正以時人不畏天。故欲欽崇天道。永保天命。

詩嘲舉遺逸

建中間。京西都運宋喬年。以遺逸舉授文林郎。李方叔以詩嘲之曰。文林換卻山林興。誰道山人索價高。晁以道嘲之曰。處士何人爲作牙。盡攜猿鶴到京華。今朝老子成長笑。六六峯前只一家。聞之於王元道敦古。

道士前知進士榜科甲

淳化二年。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。嘗至一處。見二仙官議曰。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。而一人極低如何。一人曰。高下不可易也。獨科甲可易耳。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。道士既覺。與其徒言之。明年

唱名。上意適有宮中之喜。因謂近臣曰。第一甲多放幾人。言止卽止。遂唱第一甲。上意亦忽忽忘之。至三百人。方悟。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。而第一甲三百二人。第二甲五十一人。丁謂第四人。王欽若第十一人。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。後士遜三人入相。致仕歸鄉。遊武當山。若拙弟子常爲公言之。僕爲鄧州淅川令日。聞之於鄖鄉士人劉可道。

太玄經每首列二十八宿

僕嘗問元城先生。先儒註太玄經。每首之下。必列二十八宿。何也。先生曰。周天二十八宿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而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。乃此數也。僕曰。七百二十九贊。分而爲二。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。而不相應。何也。先生曰。楊氏之意。以謂其半。不可合也。故有踦贊贏贊。以應周天之數。漢之正統。以象歲也。莽之僭竊。乃閏位也。故先儒於踦贊贏贊之下。注以爲水火之閏。而王莽傳贊。所稱餘分閏位者。蓋謂是噫。子雲之數深矣。

同年小錄小名小字

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。或問有故事乎。或曰。始於司馬犬子。僕曰。不然。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。肇錫予以嘉名。名予曰正則兮。字予曰靈均。且屈原字平。而正則靈均。則其小字小名也。所謂皇者。三閭稱其父也。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。誤矣。

外戚成敗

唐外戚傳云。外家之成敗。視主德之何如耳。至哉此言也。明皇之寵太眞極矣。故有馬嵬之事。故老子云。甚愛必大費。孟子云。不仁者。以其所不愛。及其所愛。惟老杜於此事。殊爲得體。詩云。不聞商周衰。中自誅褒妲。謂若此事。自出於明皇之意。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。相去遠矣。

何鼓

僕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。嘗云。前漢天文志。牽牛爲犧牲。其北河鼓。河鼓大星上將。左左星。右右將。此說非也。且何鼓乃牽牛也。今分爲二。則失之矣。爾雅云。何鼓謂之牽牛。注云。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擔鼓。擔者。荷也。蓋此星狀如鼓。左右兩星。若擔鼓之狀。故謂之何鼓。何者。如何天之休之何。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間。故易爲河。非也。

王摩詰畫先聖像

僕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文季家。出藏先聖畫像示僕。傳云。王摩詰筆也。僕因令善工摹之。眼中神彩。殊不相類。使人意不滿。畫像上長下短。其背微僂。以傳考之。想當然爾。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。遇仲尼。反以告曰。有人於彼。脩上而趨下。末僂而後耳。視若營四海。注云。長上而促下耳。卻近後而上僂。末僂。謂背微曲也。然此皆可畫。若夫視若營四海。乃聖人憂天下之容。非摩詰不能作。

藥以所用爲主

關中名醫駱餅耕道曰。莊子之言。有與孫眞人醫方相合者。五苓散。五味而以木猪苓爲主。故曰五苓。莊

子之言曰。藥也。其實堇也。桔梗也。雞麗也。豕零也。是時爲帝者也。郭注云。當其所須則無賤。非其時則無貴。故此數種。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。故曰。是時爲帝者也。疏云。藥無貴賤。愈病則良。斯得之矣。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。且如治風則以堇爲君。堇、烏頭也。去水則豕零爲君。豕零。水猪零也。他皆類此。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爲君。中品藥爲臣。下品藥爲佐使。可一笑也。

白樂天詩

禍福茫茫不可期。大都早退似先知。當君白首同歸日。是我青山獨往時。顧索素琴應不暇。憶牽黃犬定難追。麒麟作脯龍爲醢。何似泥中曳尾龜。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。李訓鄭注初用事。公知其必敗。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。時宰相王涯好琴。舒元輿好獵。故及之。而曳尾龜所以自喻也。龍醢事見左氏。麟脯事見列仙傳。

晉史託名御撰

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爲。但託之御撰耳。天文志云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。以民爲人。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。又洛書乾曜度。以乾爲甄。則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名也。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爲爾。臣下之文。駕其名於人主。已爲失矣。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。兩肯失矣。

宰執當知所處

僕之故友柴愼儆嘗云。開元元年。宰相七人。五人出太平公主門下。謂岑羲、竇懷眞、蕭至忠、崔湜、陸象先

也。二人明皇自用。謂張說、郭元振也。且象先賢者也。何爲預五人之列。按象先傳。太平公主欲相崔湜。湜力薦象先於主。故遂相之。噫。象先何爲交結崔湜也。開元元年七月。太平公主既敗。而宰相出門下者。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誅。獨象先免。使其不幸與四人者皆死。豈不痛哉。然則士大夫之所處。宜以此爲戒。

烏鬼魚蔬

老杜遣悶詩云。家家養烏鬼。頓頓食黃魚。所說不同。筆談以爲鸕鷀能捕黃魚。非也。黃魚極大至數百斤。小者亦數十斤。故杜詩云。日見巴東峽。黃魚出浪新。脂膏兼飼犬。長大不容身。又有白小詩云。白小羣分命。天然二寸魚。細微占水族。風俗當園蔬。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。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。烏鬼。猪也。峽中人家多事鬼。家養一猪。非祭鬼不用。故於猪羣中特呼烏鬼以別之。此言良是。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。每食不可闕。始悟風俗當園蔬之意。

張延年之疑

始元五年春正月。夏陽男子張延年。詣北闕自稱衞太子。然雋不疑傳云。本夏陽人。姓成名方遂。且廷尉逮。召鄉里識之者張宗祿等。則人識之者多矣。不應如此差舛。然若以紀傳不相照。誤立兩姓名。則不疑傳末又云。一姓張名延年。則是當時廷尉驗問之時。一人已有兩姓名矣。則是非未可定也。故史家於此微見其意。初不疑縛送詔獄之時。已自云衞太子得罪先帝。亡不卽死。今來自詣。此罪人也。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。史者著此語。亦欲後人推原其意耳。

園妾

漢時送葬之禮極厚。武帝之葬。昭帝幼弱。霍光不學。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。凡百九十物。盡瘞藏之。又以後宮守園陵。於是園妾自此始矣。後世因之。遂不復變。白樂天有園陵妾詩。讀者傷之。

觚稜

今之闕角。謂之觚稜。蓋取其有四稜也。僕友柴愼微云。觚。酒器也。可容二升。腹與足皆有四稜。漢宮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獸處也。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。爵觚皆酒器名。其腹之四稜。削之可以爲圜。故漢書曰。破觚爲圜。

四宿爲朱鳥之象

南方朱鳥。未爲鶉首。午爲鶉火。巳爲鶉尾。蓋天道左旋。二十八宿右轉。而朱鳥之首在西。故先曰未。次曰午。卒曰巳也。然南方七宿之中。四宿爲朱鳥之象。漢天文志。柳爲鳥喙。星爲鳥頸。張爲鳥嗉。翼爲鳥翼。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。何也。僕對曰。朱鳥之象。止於翼宿。而不言尾。有似於鶉。故以名之。然謂之鶉尾者。嘗聞元城先生曰。蓋以翼爲尾云。故甘氏星經云。鳥之鬬。竦其尾。鶉之鬬。竦其翼。以此知之。

春秋省文

柴愼微言。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。其爲簡册無幾耳。故多從省文。後世妄行穿鑿。故其說不勝繁蕪。且如成十四年。叔孫僑如如齊逆女。九月。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。左氏曰。稱族。尊君命也。舍族。尊夫

人也。殊不知乃經之省文也。經中若此書者多矣。宣十八年。公孫歸父如晉。歸父還自晉。至笙。遂奔齊。昭十三年。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。十四年。意如至自晉。二十三年。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。二十四年。婼至自晉。皆省文也。譬之水性本淸。塵泥汨之則濁也。若復去之。則水性明矣。今讀春秋者。但不爲諸家所汨。則聖人之意見矣。

陶舍陶靑封侯

古人重譜系。故雖世胄綿遠。可以考究。淵明命子詩云。天集有漢。眷予愍侯。於赫愍侯。運當攀龍。撫劍夙邁。顯茲武功。書誓山河。啓土開封。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。開封愍侯陶舍。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。昔高帝與功臣盟云。使黃河如帶。泰山若礪。國以永存。爰及苗裔。所謂書誓山河。謂此盟也。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。舍其一也。又云。亹亹丞相。允迪前蹤。渾渾長源。鬱鬱洪柯。羣川載導。衆條載羅。時有語默。運因隆窳。此蓋謂陶靑也。今按漢高帝功臣表。開封愍侯陶舍。封十一年薨。十二年夷侯靑嗣。四十八年薨。漢百官表。孝景二年六月。丞相嘉薨。八月丁未。御史大夫陶靑爲丞相。七年六月乙巳。丞相靑免。太尉周亞夫爲丞相。所謂羣川衆條。以喻枝派之分散也。語默隆窳。以言自陶靑後未有顯者也。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。然侃傳不載世家。獨以此見之。後世累經亂離。譜籍散亡。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。不如古人。所以家譜不傳於世。惜哉。

行李

亳州祁家極收本朝前輩書帖。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奭書尺。有云行李鼎來。蓋古之行李。乃今之行使也。魯僖公之三十年。燭之武見秦伯曰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。行李之往來。共其困乏。注云。行李。使人也。魯襄公之八年。鄭及楚平。晉責曰。君有楚命。亦不使一个行李。告於寡君。注云。一个。獨使也。行李。行人也。然古之李字從山下人。人下子作岑。後人乃轉作李也。一个行李。謂之一个行使。今人以行李爲隨行之物。失之遠矣。

涑水先生

司馬溫公祖塋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。地名鳴條山。有墳寺曰餘慶。山下卽溫公之祖居也。僕爲夏縣令日。屢至其處。又十里許。有涑水。故溫公號涑水先生。鳴條山卽湯與桀戰之地。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。乃桀之都也。呂相絕秦書曰。伐我涑川。得我王官。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。涑川卽涑水也。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。唐末司空表聖隱於王官谷。有天柱峯、休休亭。乃一絕境也。

韓退之貞元十一年上書

韓退之三上宰相書。但著月日。而無年。今按李漢云。公生於大曆戊申。而退之書云。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。大曆三年戊申。至貞元十一年乙亥。退之時年二十八。以宰相年表考之。是年宰相。乃賈耽、盧邁、趙憬也。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。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。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。非賢相不能舉也。豈耽輩所能識哉。

蘼蕀

今之士人簡尺中。或以蘼蕀字易邂逅字。非也。離騷經云。製芰荷以爲衣兮。王逸注云。芰、蔆也。秦人曰蘼蕀。蘼音皆。蕀音苟。僕仕於關陝之間。不聞此呼。正恐王逸別有義耳。後又讀爾雅蘼蕀英光。注云。英、明也。或云蔆也。關西謂之蘼蕀。以僕所見英光者。卽今之草決明也。其葉初出。可以爲茹。其子可以治目疾。蓋謂可以解去垢穢。或恐以此得名。又爾雅云。蔆蕨攗注云。蔆也。今水中芰。然則蔆自有正名。不謂之蘼蕀明矣。或曰。然則王逸郭璞皆誤乎。僕曰。古者信以傳信。疑以傳疑。郭璞多引用離騷注。故承王逸之疑。而多出此注。所以廣異聞也。學者幸再考之。

夢詩言列宿

夜夢神官與我言。羅縷道妙角與根。挈攜陬維口瀾翻。百二十刻須臾間。右退之記夢詩。殊爲難解。僕嘗考之。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。爾雅曰。壽星角亢也。注云。數起角亢列宿之長。又曰。天根氐也。注云。下繫於氐。若木之有根。娵訾之口。營室東壁也。注云。營室東壁星。四方似口。故以名之。所謂百二十刻者。蓋渾天儀之法。二十八宿從右逆行。經十二辰之舍次。每辰十二刻。故云百二十刻。所謂壯非少者哦七言。六字常語一字難者。只上所謂哦字也。退之欲神其事。故隱其語。

王黍離在邶鄘衞之後

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。僕曰。王黍離在邶鄘衞之後。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。先生曰。非諸侯也。

蓋存二代之後也。周既滅商。分其畿內爲三國。卽邶鄘衞是也。自紂城以北謂之邶。南謂之鄘。東謂之衞。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。鄘管叔居之。衞蔡叔居之。以監商民。謂之三監。武王崩。三監畔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康叔。故邶詩十九篇。鄘詩十篇。衞詩十篇。共三十九篇。皆衞詩也。序詩者。以其地本商之畿內。故在於王黍離上。且列爲三國。而獨不謂之衞。其意深矣。以毛鄭不出此意。故備載之。

鯉魚化龍

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。至冬深水落。魚盡入深潭中。土人集船二百艘。以竹竿攪潭中。以金鼓振動之。候魚驚出。卽入大網中。多不能脫。惟大赤鯉魚。最能躍出。至高丈餘。後入他網中。則不能復躍矣。蓋不能三躍也。故禹門化龍者。是大赤鯉魚。他魚不能也。杜子美觀打魚歌云。綿州江水之東津。魴魚鱍鱍色勝銀。漁人漾舟洗大網。截江一擁數百鱗。衆魚常才盡卻去。赤鯉騰出如有神。僕親見捕魚。故知此詩之工。

羅敷作羅紃

亳州士人祁家。多收本朝前輩書帖。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。羅敷作羅紃。初亦疑之。後讀漢書。昌邑王賀妻十六人。生十一人男。十一人女。其妻中一人嚴羅紃。紃音敷。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。羅紃生女曰持轡。乃十一中一人也。蓋採桑女之名偶同耳。

中國戰多用弩

自古中國與夷狄戰。多用弩。朝錯上疏曰。勁弩長戟。射疏及遠。則匈奴之弓。弗能格也。遊弩往來。什伍俱前。則匈奴之兵。弗能當也。平城之歌曰。不能控弩。李陵以連弩射單于。馬隆用弩陣取涼州。蓋中國各用所長。夫騎射。夷狄所長也。弩車。中國所長也。蓋車能作陣。而騎不可突。弩能遠而入深。可以勝弓。且得其矢。而夷狄不可用。近世獨不用弩。當講求之。

春秋五傳

孝經序云。魯史春秋。學開五傳。韓退之云。春秋五傳束高閣。然今獨有三家。今按前漢藝文志序云。春秋分爲五。注云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。而鄒氏夾氏。有錄無書。乃知二氏得有名爾。王陽傳稱能爲鄒氏春秋。何也。豈非至後漢之初。此書亦亡乎。故曰有錄無書。前漢鄒騶同音通用。

韓門弟子

韓退之列傳云。從愈游者。若孟郊張籍。亦皆自名於時。以僕觀之。郊籍非輩行也。東野乃退之朋友。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。而李翺皇甫湜。則從退之學問者也。故詩云。東野窺禹穴。李翺觀濤江。又云。東野動驚俗。天葩吐奇芬。張籍學古淡。軒鶴避雞羣。故於東野則稱字。而於羣弟子則稱名。若孔子稱蘧伯玉子產回也由也之類。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。而世人不知。遂皆稱爲韓門弟子。誤矣。

嶧山碑

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。秦有李斯漢蔡邕。中間作者寂不聞。嶧山之碑野火焚。棗木傳刻肥失眞。苦縣光和尙骨立。書貴瘦硬方通神。嶧山之碑至於苦縣光和。人多未詳。王內翰亦不解。按老子苦縣人也。今爲亳州衞眞縣。縣有明道宮。宮中有漢光和年中所立碑。蔡邕所書。僕大觀中爲永城主簿日。緣檄到縣得見之。字畫勁拔。眞奇筆也。且杜工部時已非嶧山眞筆。況於今乎。然今所傳摹本亦自奇絕。想見眞刻奇偉哉。

程伯休甫劉伯貢父劉中原父

涑水先生一私印。曰程伯休甫之後。蓋出於司馬遷傳曰。重黎世序天地。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。當宣王時。官失其字。而爲司馬氏。故涑水引用之。且伯休甫者。其字也。古字一字多矣。如爰絲房喬顏籀之類。三字無之。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。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。以犯高魯王諱。故去甫而加伯中。時人因併三字呼之。此說非也。六一先生作原甫墓誌云。公諱敞。字仲原父。姓劉氏。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。以此可知彼但見錢穆甫以避諱。人或呼爲錢穆。或呼爲穆四。遂併二劉失之。誤矣。

箋曹成王碑

曹成王碑。句法嚴古。不可猝解。今取其尤者箋之。大選江州。羣能著（直略反）職。王親教之。摶（徒官反）力勾卒。羸越之法。曹誅五畀（必利反）。今釋於此。著職者。各安守其職也。摶力者。結集其力也。勾卒者。互相勾連也。羸越之法。羸當爲嬴。謂秦商君。越句踐。教兵之法。曹誅五畀者。曹朋曹也。若有罪。則凡與之爲朋曹者咸誅之。

五、什五也。凡有所獲。則分而畀其什五之兵也。蓋利害相及。則戰不敢潰。而居不敢盜。此乃句卒羸越之法。或曰。羸謂衰羸也。越謂超越也。凡戰。罰其衰羸。賞其超越也。然無句卒之義。當從前說。

杜工部蜀道畫圖諷詠

日臨公館靜。畫滿地圖雄。劍閣星橋北。松州雪嶺東。華夷山不斷。吳蜀水相通。興與煙霞會。清罇幸不空。

右杜工部嚴武廳詠蜀道畫圖。是時武跋扈。微有割據之意。故甫於詩諷之。云山不斷。水相通。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。幕下有益於東道者如此。

紇音恨發反

魯臧武仲名紇。孔子之父鄹人紇。乃叔梁紇也。皆音恨發反。而世人多呼爲核。有一小說。唐蕭穎士輕薄。有同人誤呼武仲名。因曰汝紇字也不識。或以爲瞎字也不識。誤矣。

梁孝王墓

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。有芒碭山。山有巖曰紫氣。此蓋高帝避難所也。復有梁孝王墓。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。入隧道中。百餘步。至皇堂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。周迴有石閣子十許。上鐫作內臣宮女狀。中又大石柱四。所以懸棺。棺今不復見矣。入時必用油圈以爲燭。其中盛夏極涼。如暮秋時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。今謂之保安鎮。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。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。故老云。前數十年時。有人入其中。常得黃金而出。今不復有矣。孝王傳云。未死。財以鉅萬計。不可勝數。及死。府藏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。他財

物稱是。想見當時送葬之物厚矣。魏武帝置發塚中郎。摸金校尉。如此塚蓋無不發者。然古人作事奇偉可驚。非後世比也。

嬾眞子卷之五

仁宗御書

紹興三年夏六月。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。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書。凡五十三軸。字體有三。一曰眞書。二曰飛白。三曰梵書。其上二書。世多見之。而梵書亦自奇古。可駭愕也。又有團絹扇三柄。皆仁宗御書。一長柄者三尺許。恐是打扇。用白藤縛柄。而三扇皆以青牋紙爲之。上下承蕚制度極草草。今中產之民所恥執也。大哉。仁宗之盛德也。

薈蕞誤呼爲會粹

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。著書八十餘篇。目其書爲薈蕞。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云。薈蕞何技癢。今按韻略。薈、烏外切。草多貌。如薈兮蔚兮之薈。蕞、徂味切。小也。如蕞爾國之蕞。虔自謂其書雖多。而皆碎小之事也。後人乃誤呼爲會粹。意爲會取其純粹也。失之遠矣。蓋名士目所著書多自貶。若雞肋脞說之類。皆是意也。技癢者。謂人有技藝。不能自忍。如人之癢也。老杜以謂虔私撰國史。亦不能自忍爾。蕞一音在外切。小也。兩音一意。

風馬牛

楚子問齊師之言曰。君處北海。寡人處南海。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何故。注云。馬牛

之風佚。蓋末界之微事。故以取喻。然注意未甚明白。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。此極易解。乃醜詆之辭爾。齊楚相去南北如此之遠。雖馬牛之病風者。猶不相及。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。何也。僕始悟其說。卽書所謂馬牛其風。注云。馬牛其有風佚。此兩風字。同爲一意。

天數消長

僕讀史記。因歎曰。天道遠矣。吁可畏也。秦昭王四十八年。始皇生於邯鄲。年十三。卽位。是歲甲寅。然是年豐沛已生漢高皇帝矣。後十五年己巳。項羽生。三十七年。始皇南巡會稽。時年已二十三矣。其年七月。始皇崩。二世元年九月。沛公起沛。時年三十九。項羽起會稽。時年二十四。漢元年。高帝至灞上。時年四十二。十二月。羽繼至。遂殺子嬰而滅秦。高帝在位十二年。五十三而崩。時歲在丙午。噫。消長倚伏。其運密矣。

輯濯丞印章

政和中。僕仕關中。於同官蒲氏家。乃宗孟之後。見漢印。文云輯濯丞印。印文奇古。非隸非篆。在漢印中最佳。輯濯乃水衡屬官。輯讀如楫。濯讀如櫂。蓋船官也。水衡掌上林。上林有船官。而輯濯有令丞。此蓋丞印也。然皆太初元年以前所刻。太初以後。皆五字故也。

魏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

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。今追錄之。神爵二年九月。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。下有司自殺。三年三月丙午。丞相相薨。識者以爲有天道焉。且相嘗謂次公醒而狂。且以字呼之。是必平日朋

友也。平日以狂待之。則宣帝之怒。相必無一言以救之。宣帝初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。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。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爲大逆不道。獨執金吾一人耳。百官表。神爵二年。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。不知賢者何人也。必醜邪惡正。嘗爲蓋司隸所劾者也。賢不足道也。獨相號爲賢相。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。平日交友。獨不能爲地。相可責哉。

曾子罪子夏不稱師

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。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。退而老於西河之上。使西河之人。疑汝於夫子。汝罪一也。注云。言其不稱師也。蓋古之君子。言必稱師。示有所授。且不忘本也。故子張一篇。載羣弟子之[illegible]子夏之言十一。而未嘗稱師。曾子之言五。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。則子夏爲曾子所罪。固宜矣。禮記樂正子春曰。吾聞諸曾子。曾子聞諸夫子。蓋曾子稱師。故子春亦稱師也。又知古人注解。各有所本。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。

靖節公田之利

淵明之爲縣令。蓋爲貧爾。非爲酒也。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。蓋欲得公田之利。以爲三徑閑居之資用爾。非謂旋創田園也。舊本云。公田之利過足爲潤。後人以其好酒。遂有公田種秫之說。且仲秋至冬。在官八十餘日。此非種秫時也。故凡本傳所載。與歸去來序不同者。當以序爲正。

孟子去齊三宿出晝

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。僕幼稚嘗師之。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。晝讀如晝夜之晝。非也。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。聞畫邑人王蠋賢。劉熙注云。齊西南近邑。音獲。故孟子三宿而出。時人以爲濡滯。

不佞

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。繼之曰不佞。不佞意謂不敢諂佞。非也。左氏昭公二十年。載奮揚之言曰。臣不佞。注云。佞。才也。漢文帝曰。寡人不佞。注云。才也。論語云。不有祝鮀之佞。注亦云才也。古人佞能通用。故佞訓才。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。蓋衞之君子也。衞之宋朝姿貌甚美。衞靈公夫人南子通之。孔子之意。蓋謂無祝鮀之才。而有宋朝之容。則取死之道。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
自呼其名

僕友孫亞之自呼曰雅。朱耆卿自呼曰刑。或問有故事乎。僕曰。孟施舍之養勇也。又曰。舍豈能爲必勝哉。注曰。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。蓋其好勇而氣急也。恐起於此。

食蛙

僕任夏縣令。一日會客於蓮塘上。時苦蛙聲。坐中有州官。乃長安人。以微言相戲。妄謂僕南人食此也。僕答曰。此是長安故事。客曰。未聞也。僕取東方朔傳示之。客始伏。武帝欲藉阿城以南。鹽厓以東。宜春以西。爲上林苑。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。水多鼈魚。貧者得以人給家足。無飢寒之憂。師古曰。鼈卽蛙字。似蝦蟆而小長脚。蓋人亦取食之。

三語掾

僕嘗與陳子直查仲本論將無同。仲本曰。此極易解。謂言至無處皆同也。子直曰。不然。晉人謂將爲初。初無同處。言各異也。僕曰。請以唐時一事證之。霍王元軌。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。或問王所長於平曰。王無所長。問者不解。平曰。人有所短。則見所長。蓋阮瞻之意。以謂有同則有異。今初無同。何況於異乎。此言爲最妙。故當時謂之三語掾。二子首肯之。

劉厲王塚

揚州天長道中。地名甘泉。有大古塚如山。未到三十里已見之。土人呼爲瑠璃王塚。按廣陵王胥。武帝子也。都於廣陵。後至宣帝時。坐謀不軌賜死。謚曰厲。後人誤以劉厲爲瑠璃爾。漢制。天子諸侯卽位。卽立太子。起陵塚。故能如此高大。胥雖以罪死。尙葬其中。故胥且死。謂太子霸曰。上遇我厚。今負之甚。我死骸骨當暴。幸而得葬。薄之。無厚也。旁有居民數十家。地名甘泉。或恐胥僭擬云。

硯字

文房四物。見於傳記者。若紙筆墨。皆有據。至於硯。卽不見之。獨前漢張彭祖。少與上同研席書。又薛宣思省吏職。下至筆研。皆爲設方略。蓋古無硯字。古人諸事簡易。凡研墨處不必硯。但可研處只爲之爾。矛盾螭蚴載於前世。不若今世事事冗長。故只謂之研。不謂之硯。然伍緝之從征記。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。乃夫子平生物。非經史不足信。

妙字

荊公字解妙字云。爲少爲女。爲無妄少女。卽不以外傷內者也。人多以此言爲質。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。莊子云。綽約若處子。注云。處子不以外傷內。公之言蓋出於此。

兎毫筆

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。蓋出於右軍經云。唯趙國毫中用。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。唯有細草。是以兎肥。肥則毫長而銳。此良筆也。

齊語

孟子云。有楚大夫於此。欲其子之齊語也。又云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。蓋莊嶽。乃齊國繁會之地也。孟子在齊久。故知其處。今以左傳考之。可見莊嶽之地。襄公二十八年齊亂。十一月丁亥。慶封伐西門弗克。伐北門克之。入伐內宮。弗克。反陳於嶽。注云。嶽、里名也。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。陳乞鮑牧以甲入於公宮。國夏高張乘如公。戰於莊。敗。注云。莊、六軌之道也。以最繁會。故可令學齊語。若今馬行界身之類。

右相

古以右爲上。且以左相言之。謂非正相。如輔佐之佐耳。左氏傳。薛宰之言。仲虺居薛。以爲湯左相。又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。慶封爲左相。蓋伊尹者。湯之相也。而仲虺特輔佐伊尹耳。故曰左相。崔杼慶封亦復如此。故漢孝惠時。王陵爲右丞相。王陵旣免。徙平爲右丞相。文帝初立。周勃功高。陳平謝病。上怪平病問之。

平曰。高帝時勃功不如臣。及誅諸呂。臣功不如勃。願以相遜勃。於是以太尉勃爲右丞相。位第一。平爲左丞相。位第二。非獨如此。周昌自御史大夫左遷爲趙相。黃霸以財入官。而府不與右職。與此同類。今人以降爲左遷。

皋陶

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。文公十八年。季文子云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。注云。高陽。顓頊帝號也。八人其苗裔。蒼舒、隤敳、檮戭、大臨、尨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。注云。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。庭堅。皋陶字也。然有可疑者。文公五年。楚滅六蓼。臧文仲聞六蓼滅曰。皋陶庭堅。不祀忽諸。注云。六蓼。皆皋陶後也。且旣云庭堅。卽皋陶字。則文仲不應旣曰皋陶。又曰庭堅也。若據其意。則皋陶庭堅。又似兩人。山谷老人名庭堅。字魯直。其義不可解。或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。故曰魯直。

張說歎慕崔湜執政年不可及

唐史載崔湜執政時。年三十八。常暮出端門。緩轡諷詩。張說見之。歎曰。文與位固可致。其年不可及也。僕初讀此。謂說之年遲暮。與湜相去絕矣。及以二人本傳考之。相去纔四歲爾。今按宰相年表。湜執政時。乃景龍二年戊申。推而上之。生於咸亨二年之辛未。張說傳。稱說開元十八年卒。年六十四。推而上之。乃生於乾封二年之丁卯。至景龍二年戊申。說纔年四十二歲。而歎慕之如此。藉使宋廣平見之。必無此語。廣平嘗見蕭至忠出太平公主第。謂至忠曰。非所望於蕭傅。非獨不慕。且以爲戒。

權書衡論

眉山蘇氏文集有權書衡論。衡論世皆知出處。獨權書人少知之。漢哀帝時。欲辭匈奴。使不來朝。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。高皇后嘗怒匈奴。羣臣廷議。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。季布曰。噲可斬也。於是大臣權書遺之。注曰。以權道爲書。順辭以答之。權書之名。蓋出於此。衡取其平。權取其變。衡爲一定之論。權乃變通之書。

漢待淮陰之薄

柴愼微云。淮陰信可謂忠矣。漢待之何其薄也。贊曰。天下旣定。命韓信申軍法。此乃信爲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。漢五年二月。漢王卽皇帝位。六年十二月。執信於陳。十一年正月。伏誅。且信之在長安也。漢實囚之。而乃能爲漢申軍法。卽其忠可知矣。蓋漢實畏其能。故信卒不免。田肯有云。陛下已得韓信。又治關中。則知此兩事。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。且信之聲名。使人畏之如此。其不亡何待。

琅邪刈稻

李百藥父與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。有刈琅邪之稻之語。歎不得其事。百藥進曰。春秋鄅子藉稻。杜預謂在琅邪。客大驚。號奇童。今按昭公十八年傳。鄅人藉稻。注云。鄅、妘姓國也。其君自藉稻。蓋履行之。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。注云。鄅國。今琅邪開陽縣也。蓋藉當呼爲典籍之籍。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。周之六月。夏之四月。稻方生也。而徐陵以爲刈。非也。

莊疏可笑

莊子之疏。有可以一大笑者。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。直者中繩。曲者中鉤。圓者中規。方者中矩。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鉤繩也。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。進退中繩。左右旋中規。同一意也。疏乃以直爲馬齒。曲爲馬項。方爲馬頭。圓爲馬眼。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。故可以一大笑。

中興頌復復兩字出漢書

唐中興頌云。復復指期。或云。以復兩京。故曰復復。非也。此兩字出漢書。今按匡衡傳云。所更或不可行。而復復之。注云。下復扶目反。又何武爲九卿時。奏言直置三公官。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。更置州牧。後皆復復。故注云依其舊也。下復扶目反。蓋上音服。下音福。謂復如故也。唐中興頌宜亦如此讀之。

棋詩

玉子紋楸一路饒。最宜簷雨竹蕭蕭。羸形暗去春泉長。拔勢橫來野火燒。守道還如周伏柱。塵兵不羨霍嫖姚。得年七十更萬日。與子期於局上銷。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。或云。此眞贈國手詩也。棋貪必敗。怯又無功。羸形暗去。則不貪也。拔勢橫來。則不怯也。周伏柱以喻不貪。霍嫖姚以喻不怯。故曰。高棋詩也。魏收嘗云。棋於貪勇之際。所得多矣。七十更萬日。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。得至七十。猶有萬日。

胡廣相韓諫議生貴子

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。嘗仕於蜀。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。見諫議而奇之曰。是必生貴子。請納女焉。後

諫議出守泉州。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。生魏公於泉州州宅。僕與韓氏交遊。嘗見諫議胡夫人畫像。皆奇偉。宜其生貴人也。世言魏公世居河朔。故其狀貌奇偉。而有厚重之德。然生於泉州。故爲人亦微任術數。深不可測。有閩之風。皆其土風然也。聞者以爲然。

朝服皁衣

或問漢臣朝服。僕云。張敞議云。敞備皁衣二十餘年。注云。雖有五時服。至朝皆著皁衣。又谷永書云。擢之皁衣之吏。廁之諍臣之末。則知漢朝之服。皆皁衣也。周禮袞冕九章。鷩冕七章。毳冕五章。希冕三章。元冕衣無衣裳。刺黻而已。故曰。卿大夫之服。自元冕而下。如孤之服。則皁衣者。乃周之卿大夫元冕也。漢之皁衣。蓋本於此。

蒼官青女

金陵詩云。歲晚蒼官聊自保。日高青女尚橫陳。蒼官謂松也。青女謂霜也。言日高而松上霜猶不消也。橫陳出楞嚴經。六欲界中云。我無慾應汝行事。當橫陳時。味如嚼蠟。以言道人處世間。雖有慾而無味也。蓋荆公自謂如蒼官自保。但青女橫陳。不能已耳。此言近於雅謔。殊有深意。

繒字當以疾陵反爲正

元城先生嘗論及漢高帝功臣曰。屠狗販繒之徒。呼繒字與餳相近。後檢漢灌嬰傳注。但云帛之總名而已。今按韻略。繒。慈陵切。注云。帛也。增、咨登切。則世人以繒爲增。誠非也。尚書厥篚元纖縞、注云。元、黑繒也。

縞、白繒也。釋音云。似陵反。禮運云。瘞繒。注云。幣帛曰繒。釋音似仍反。左氏衞文公大帛之冠。注云。大帛厚繒。繒疾陵切。晉書地理志。繒才陵反。以諸音義考之。當以疾陵爲正。

擅入御苑

許洛之間。極多奇士。宣和中。崔朝奉鷗德符監洛陽稻田務。一日。送客於會節園。宦官容佐拘入會節。以爲景華御苑。德符不知也。晚春復騎瘠馬與老兵游園內。坐梅下哦詩其間。有曰。去年白玉花。結子深枝間。少憩藉清影。低顰啄微酸。次日佐入園。見地有馬糞。知是崔朝奉。是時府官事佐恐不及。而德符未嘗謁之。因此劾奏擅入御苑作踐。遂勒停。德符傳食於諸人家。久之。斂錢復歸陽翟。聞之田元邈云。

瞽卜張起宗與文樞密並案而食

洛中士人張起宗。字起宗。以教小童爲生。居於會節園側。年四十餘。一日行於內。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。問之。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。姬侍皆騎馬。錦繡蘭麝。溢人眼鼻。起宗自歎曰。我丙午生。相遠如此。旁有瞽卜。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。因與藉地。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。幾長丈餘。凡閱兩時。曰好笑諸事不同。但三十年後。有某星臨某所。兩人皆同。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。起宗後七十餘歲時。文公亦居於洛。起宗視其所交游宴飲者。皆一時貴人。輒自疑曰。余安得並案而食乎。一日。公獨遊會節園。問其下曰。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。對曰。老張先生。公曰。請來。及見大喜。問其甲子。又與之同。因呼爲會節先生。公每召客必預。若赴人會。無先生則不往。公爲主人則拐於左。公爲客則拐於右。並案而食者。將及九月。公之子

及甫知河陽府。公往視之。公所居私第。地名東田。有小姬四人。謂之東田小藉。共升大車隨行。祖於城西。有伶人素不平之。因爲口號曰。東田小藉。已登油壁之車。會節先生。暫別玳筵之宴。坐客微笑。自此潞公復歸洛。不復召之矣。薔卜之言異哉。聞之於司馬文季。

箸下酒五酸酒

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。出佳酒。故人以五木名之。然白樂天爲杭州太守日。有詩序云。錢湖州以箸下酒。李蘇州以五酸酒。相次寄到。詩云。勞將箸下忘憂物。寄與江城愛酒翁。鐺脚三州何處會。甕頭一盞幾時同。傾如竹葉盈樽綠。飲作桃花上面紅。莫怪慇懃最相憶。曾陪西省與南宮。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。曰。酸字與羧同意。乃今之羊羔兒酒也。詳其詩意。當以五羔爲之。以是酒名故從酉云。樂天詩云。竹葉盈樽綠。謂箸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。桃花上面紅。謂五羧酒取桃花五葉也。後人不知。轉其名爲五木。蓋失之矣。僕檢韻中酸字。乃竇同音。注云。重釀酒也。恐酸難轉而爲木。

温公私第

温公夏縣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。質樸而嚴潔。去市不遠。如在山林中。廳事前。有棣華齋。乃諸子弟肄業之所也。轉齋而東。有柳塢水四環之。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。巫咸榭乃附縣城爲之。正對巫咸山。後有賜書閣。貯三朝所賜之書籍。諸處榜額。皆公染指書。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上節。微屈染墨書之。字亦尺許大。如世所見公生明三字。惟巫咸榭字差大爾。園圃在宅之東。温公嘗宿於閣下東畔

小閣。侍吏唯一老僕。一更二點。卽令老僕先睡。看書至夜分。乃自掩火滅燭而睡。至五更初。公卽自起。燭點燈著述。夜夜如此。天明卽入宅起居其兄。且或坐於牀前問勞。說話畢卽回閣下。

駙馬都尉

駙馬都尉之名。起於三國。故何晏尙魏公主。謂之駙馬都尉。然不獨官名以駙爲給之。蓋御馬之副。謂之駙馬。從而給之。示親愛也。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。至武帝踐祚。拜鎭南大將軍。給追鋒車第二駙馬。且晏如傅粉。宜爲禁臠。若預乃瘻如瓠爾。何至妻帝之女也。始信前古帝壻。唯擇人材。不專以貌也。後世浸失此意。惜哉。

服寒食散

後漢以來方書中有五石散。又謂之寒食散。論者曰。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。服之則兩熱相激。故名謂之寒食。則可知也。然晉史載裴秀服寒食散。當飲熱酒而飲冷酒。薨年四十八。據此則又是不可飲冷物也。後問一名醫。答云。食物則宜冷。而酒則宜熱。僕初不信。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。解五石毒一切冷食。唯酒須令溫。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。

仙姑

王元道嘗言陝西于仙姑傳云。得道術。能不食。年約三十許。不知其實年也。陝西提刑陽翟李熙民逸老。正直剛毅人也。聞人所傳甚異。乃往淸平軍自驗之。旣見道貌高古。不覺心服之。因曰。欲獻茶一盃可乎。

姑曰。不食茶久矣。今勉強一啜。既食少頃。垂兩手出。玉雪如也。須臾。所食之茶從十指甲中出。凝於地。色猶不變。令逸老就地刮取。且使嘗之。香味如故。因大奇之。

東坡詩下立字有來處

紹興六年夏。僕與年兄何元章。會於錢塘江上。余因舉東坡詩云。天外黑風吹海立。浙東飛雨過江來。元章云。立字最爲有力。乃水湧起之貌。老杜三大禮賦云。九天之雲下垂。四海之水欲立。東坡之意。蓋出於此。或者妄易立爲至。祇可一笑。

肯綮錄

趙叔向著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及函
海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先
故據以排印

肯綮錄小引

肯綮錄者。西隱埜人所著之書也。埜人閒居多暇。飲酒讀書。足以自娛。有疑誤隨卽記之。初無第也。昔蒯生自名其書曰雋永。取肉肥而味長。我則異於是。殆是眉山先生羊骨帖中語。終日摘剔僅銖兩於肯綮之閒者。因以名錄。西隱埜人趙叔向書於松澗山居。

肯綮錄

宋　趙叔向著

俚俗字義

歸田記云。京師食店賣酸餡者。皆大牌榜于衢路。而俚俗昧于字法。轉酸從食。餡從臽。有滑稽子曰。彼家所賣餕（音俊）臽。不知爲何物也。以余觀之。山谷法帖見于世者。皆作酸。鹽、韻略上聲。集韻與陷同音。在去聲。注云。餅中餡也。篇韻皆無餡字。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。俚方言云。關東西謂甑爲甗（音巢）。或曰鬵（音岑）。或謂之酢餡。而唐韻甗（音獻）鬵（音尋）。與方言所音。已不同矣。豈特此也。今士大夫。因循相承。信筆而書。極爲未允。因從陸法言唐韻。摘世間所常用者。以示兒曹于後。

謂人髮亂曰鬖鬆（音蓬松）。惺惚（耳慧也）。膙肛（音麗缸。肥大也）。欹（以箸取物曰欹。音羈）。嗞嗟（嗟嘆聲）。鎖鑐（鎖牡曰鑐。鑐音須）。匾匾（物之薄者曰匾匾。音梯）。蠕斜（物之不正曰蠕斜。音禹）。闖門（角子門曰闖門。國語曰。闖門而與之言）。頰（頤下曰頰。音皆反）。扠（以拳加物曰扠）。痣（惡瘡曰痣。音痔）。膘臞（以貌醜曰膘臞。上力懷切。下二懷切）。脞（久坐曰脞。音挫）。痠（音酸）。手足麻痺曰疒（音眠）。香有戔香（音戔）。舉物曰揵（音虔）。頭凹曰顲（於交切）。目深曰眢（同上音）。而不平曰眇（同上音）。雜曰唧嘈（音即糟）。齒不齊曰齧跌（上音蹉）。以肩負物曰佗（音陀）。取棋子曰槃棋（音婆）。身短曰矬（昨禾切）。鍪曰鍜鍪（鍜音華）。一斗曰一匚（音方）。人面色紫曰糖（音唐）。怒目視人曰瞪盯（音肯根）。不善人曰獰惡（上乃庚切）。脚細曰跉趵（音零丁）。觸突人

曰㩦觸。㩦數同音根。小兒衣曰繃襪。下慈夜切。鐵臭曰銼。魚臭曰鮭。音星。使性曰刓利。上音靈。疼曰癢。音形。不定曰尤豫。上音由。呼雞曰㕞㕞。音竹。飯不中曰餿。音搜。目深曰瞛曉。音摳。鷗繫物樁曰抌。音沈。不潔曰腌臜。腌匝平聲。衣敝曰襤褸。音三縷。湯中瀹肉曰燖。音尋。稱量曰故斂。上丁兼反。塵起曰㷀塕。上蒲蠓切。下烏孔切。不肖曰傷𤼵。或作闒茸。或作毼氈。並音塔穴。麤而不媚曰傻傭。上武當切。下音講。屈曲曰骯髒。音委避。薑好曰芷薑。上音子。齒傷于酸曰齗。音楚。五采鮮明曰齷齪。音楚。飽聲曰唉。哀上聲。物下重曰陊稻。上音雷。下都罪切。魚敗曰餒。音綏。髮美曰鬆。音采。縫衣曰繶。音隱。口吃曰讋。音蹇。生產曰解㝉。音免。圓曰顅。音混。草束曰捆。音衮。皮起曰皺。音繭。火燒物曰燎。音了。羞慚曰㥄㦸。上音麼。下來可切。人醜曰㖞䰟。昌者切。不謹愿曰轟搓。上力免切。下除瓦切。瘦曰瘦瘠。音省。以水和麪曰溲。疏有切。行不正曰蹤踵。上良用切。下丑用切。點筆曰泚筆。音姊。輭物而不斷曰韌。音刃。器破未離有痕曰璺。音問。瘡腫曰瘍。音炀。染藍曰蹼。亦作澱。音殿。好兒曰俏醋。上音峭。船不穩曰舲。音鈔。狠強曰拗。音勒。米不佳曰䵃。與糙同。蛇退皮曰蛻。音唾。橫木曰㮇。音罵。濁曰泱瀼。上音盎。下怒浪切。酒曰潑醄。下去聲。挑燈杖曰㮚。忝去聲。不平曰㙡。音奠。弃物曰揞。於陷反。農具曰磟碡。音六軸。不伸曰趨趖。上居六反。下音縮。甑甎。音鹿塼。罵人曰㑊𢇁。音劄望。舂米曰㕛。音伐。舟不穩曰舡。音兀。低頭曰圣。音窟。去水曰㪷。音豁。垢曰垢坋。音戛。

簽美誤

今人多不識臟美字。直寫作簽。士大夫亦如此。一云臉字。

梅雨

今人謂梅雨。梁元帝纂要云。梅熟而雨曰梅雨。風俗占曰。芒種日謂之入梅。夏至日午後爲出梅。梅盡時號曰時雨。合共三十日。

伯夷叔齊名字

孔毅夫云。伯夷叔齊姓墨。伯夷名允、字公信。叔齊名智、字公達。孤竹君之子也。夷、齊、謚也。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。世多不知。故特拈出。但春秋少陽之書。今人罕見。而孔叢子注。幷孤竹君出之。曰。伯夷、叔齊。孤竹君墨台初二子。毅夫不載也。台、當讀爲胎。

筠爲竹

禮記云。松柏有心。竹箭有筠。篇韻皆解筠字爲竹皮之美質。今人直指筠爲竹。不可也。

聖節香錢

今聖節道場。三省察院作兩日。開啓滿散。蓋始于五代也。廣順中。刺史臣僚。遇聖節止于寺觀。起道場。中書門下與百官樞密院諸司使副。各共設齋。前此道場。皆是率醵。則今都下命官出香錢。其猶當時率醵乎。

万俟音墨其

今有万俟姓。墨其字同音。非點畫有異也。北齊已有特進万俟普矣。

九方皋

唐韻云。九方甄。秦穆公時人。善相馬。一名皋。列子乃云。秦穆公時九方皋。善相馬也。九、姓也。方皋、名也。甄音因。

孟子字

西漢藝文志。孟軻、字子車。孔叢子亦云。而唐韻軻、口箇切。轗軻不遇也。孟子居貧轗軻。字子居。轗軻皆去聲。

晉宋前南方鵝貴

今自淮而北。極難得鵝。南渡以來。虜人奉使。必載之以歸。予謂晉宋以前。雖南方亦不多得。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。劉毅謂庾悅曰。自今年未得子鵝。豈能殘炙見惠。庾不答。至爲死讎。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。王右軍求市不得。至攜親友。命駕就觀。又爲道士寫五千言而易鵝。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。唐時價每隻猶二三千。

震靈丹

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。前輩多強爲解說。按唐韻返魂樹、在西海中聚窟洲上。有花葉。香聞數百里。狀如楓香。煎其汁可以爲丸。死尸在地。聞氣乃活。亦名反生香。又名卻死香。其丸爲震靈丸。出十洲記。則是貴其藥。假借其名耳。

涕洟

五經文字云。涕、音體。洟、音替。自目出曰涕。自鼻出曰洟。今人寫作鼻涕。亦只作涕。誤矣。亦音夷。士大夫作字。從五經文字爲佳。

伊蒲塞非素饌

東漢楚王英傳。詔還縑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注云。伊蒲塞、卽優婆塞也。中國翻爲近住。言受戒行堪僧住也。當時用梵語已可笑。後人引見。直以爲素饌。尤非也。今講僧以伊蒲塞爲近住男也。

鍾馗小妹

今人家歲首貼鍾馗于門。高承紀原引開元中明皇痁疾。夢二鬼。一大一小。小者鞾一足。懸一履于腰間。竊太眞紫香囊。又拈玉笛吹之。頗喧擾。大者曰。臣武舉所棄鍾馗。將爲陛下殺之。遂擒小者。以右指摘其目。食之至盡。覺而疾愈。遂命吳生如夢圖之。至今人畫者。往往如此。所謂始於此也。沈存中筆談。乃謂不知起自何時。皇祐中。金陵發一冢。有石誌。乃宋宗愨母鄭夫人。云有妹鍾馗。便謂鍾馗之設亦遠。且明皇病中之夢。何足憑信。鄭夫人之妹。偶然有此名耳。未必便爲擒鬼者。今人家舉動相效。何止此一事。但今人畫鍾馗。又畫一女子于旁。謂之鍾馗小妹。其訛至此。

味漱書

余頃在蕭山時。地近武林。一族人家好養鷹。一日。有中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鷹去。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。

上題味漱二字。初不曉。取視之。則皆飼鷹鸇之語。字書紙籍。極皆如法。問其所從來。則曰。吾父頃在北司。諸閹往來甚厚。以此見遺。且曰。飼養法皆可用也。嘗以二字徧詢相知。莫有知者。而味字篇韻皆所不載。疑其誤書。或俗子命字。後見沈存中筆談。載養鷹鸇者。其類相語。謂之味漱。味以麥切。三館書目。有味漱書三卷。皆養鷹鸇法及醫療之術。始知讀書不廣。不可妄有詆訾也。但此書三卷。言多鄙猥。竊其名爾。或附益近事也。味一作以陸切。

燕脂

王叡炙轂子。燕脂本閼氏夫人所造。以紅花爲之。中國呼爲紅藍。本草亦作燕脂。惟集韻作堙赧。今人所寫不一。惟從本草。庶易識而有據。

客作

今人指傭工之人爲客作。三國時已有此語。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。飽食而已。

紫姑仲獄

常州酒官鄭思永爲予言。岳飛死之明年。因元夕會飲。有失器皿庫數事。相與請紫姑神卜之。方焚香。箕已重不可舉。忽大書曰。辛苦提兵十二秋。功多過少末爲讎。主恩未報遭讒謗。幽壤含悲闇點頭。其後乃書飛押字也。庫官輩識之。初不知飛坐獄。及死于除夜也。泣而禱曰。觀押字乃是相公押字。相公別無可否。自是不復再書。又明年。軍人有來臨安請衣粮者。茶肆中偶與人言。遂爲邏事者所捕。以送棘寺。窮究

其獄。庫官并吏輩數人。皆追逮流竄焉。思永時爲棘寺推官。

火骨成灰

蕭山縣有百姓項十五者。沈酣于酒。朝夕未嘗醒。未滿四十而死。其俗尙火化。化訖。收其骨殖皆成灰。不可拾。或云。酒所致也。

長物長作去聲

今人謂什物穴雜曰穴長。去聲。按集韻長、條也。王恭曰。吾平生無長物。東漢威宗詔。已有此語。云其輿服制度有逾侈長飾者。皆宜省損。亦作去聲。皆本于左氏也。

元二

今人凡作兩字。多止寫上一字。其下一字作兩點。非也。合作二字。東漢鄧隙傳。時遭元二之災。今趙明誠金石錄載石門頌。有中遭元二。西戎虐殘。橋梁斷絕之語。若讀爲元元。則不成文意。

井幹

幹、井垣也。字本作韓。古書多作幹。而音韓也。

絃當作弦

五經文字。琴瑟之弦皆從弓。作絃者非。

抨棋

奕棋謂之抨棋。抨、普耕切。彈也。其字從手。韋洪嗣博奕論云。所志不出一枰之上。所豫不過方罫之閒。枰、音平。博局也。其字從木。二字頗相亂。因出之。洪嗣又云。枯棋三百。李善引邯鄲淳藝經注云。棋局從橫十七道。合二百八十九道。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。今之棋局十九道。合三百六十一道。三百子不足用矣。則知古之棋局。與今不同也。

他字恙字乃蟲義

他、說文曰。蟲也。上古草居患它。故相問無它。猶言無恙也。恙、小蟲。亦蛇屬。今人用無他之語。承誤也。

九拜

拜字古擽。周禮大祝辨九擽。一曰稽首。二曰頓首。三曰空首。四曰振動。五曰吉擽。六曰凶擽。七曰奇擽。八曰褒擽。九曰肅擽。今人但用稽首或頓首。餘不聞也。

三老五更

三老五更。已見禮經。解釋獨不明。漢明帝紀注。謂三老、知天地人事者。五更、知五行更代事者。明帝詔三老李躬。年耆學明。前輩以更字作叟字。筆誤。至今嫂字亦有作更者。大不然也。

香薷

藥有所謂香薷者。薷字不見于篇韻。獨本草音柔。今人多不識此字。北人呼爲香茸。南人呼爲香蕕。其實皆音譌耳。劉延世爲孫君作談圃。其說甚覼縷。醫家亦多不識。

玉龍膏

今面油謂之玉龍膏。文昌雜錄。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藥。以白玉輟龍團合子貯之。因以名之。

趙清眞高士入冥

趙清眞先生者。有道之士也。能入冥閒。觀世閒所謂地獄者。往往引人觀之。蘇子由嘗謂清眞曰。某能往乎。先生曰。他人則可。公不可也。再三詰之。乃言公此去大有官職。若見之。則無復肯仕宦矣。其閒大半爲官員僧道四民。蓋官員則恃勢凌人。貪冒不忠孝。僧道四民亦然。僧道忌受用過當。不持五戒耳。

東坡易簀

東坡建中靖國初。寓居毗陵。無何。以疾請老。疾革。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。昨日齒中出血。如蚯蚓狀無數。蓋是熱毒。根深不淺。卽今諸藥盡。惟取人參茯苓麥門冬瀹湯。渴卽飲之。莊子云。在宥天下。未聞治天下也。三物可謂在宥矣。而此不愈則天也。又徑山長老惟琳來問疾。乞偈。荅曰。□□與君子各已三萬日。一日一千偈。電往那能詰。大患緣有身。無身卽無疾。平生笑什麼神呪眞浪出。琳問神呪事。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。出西域神呪三番。令弟子誦以免難。雖不及事而終。併出一帖云。某嶺海萬里不死。歸宿田里。有不起之憂。非命也耶。但死生亦細故耳。爲佛法爲衆生自重。蓋絕筆於此。後二日殆將屬纊。聞根先惟琳叩耳大聲曰。端明宜勿忘西方。先生曰。西方不無。但箇裏著力不得。錢濟明云。先生平時踐履。至此更須著力。曰。著力卽差。語絕而逝。

衡字从角

衡字从角。見玉篇角字門。非魚也。今人往往不識。

撰與擇通

擇日爲撰日。劉中山集屢用之。撰字通。見集韻。如有用撰述字。則用譔字。

就館

今士人就館聚徒。皆謂之就館。亦語忌也。按元后傳。張美人嘗任身就館。今吳正仲漫堂隨筆。載王介甫對上曰。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。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賴眞子及其他一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人　王雲五　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　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　商務印書館　各埠

（本書校對者黃聿祥潘同曾）

G一四三三上

壽